



困學紀聞卷之五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儀禮

三禮義宗云儀禮十七篇。吉禮三。凶禮四。賓禮三。嘉禮七。軍禮皆

亡。禮器注曲禮謂今禮也。即指儀禮而儀禮疏云亦名曲禮。原注

晉荀崧亦云朱文公從漢書臣瓚注謂儀禮乃經禮也。曲禮皆微文小

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所謂威儀三千也。逸禮中

書在月令注疏奔喪投壺釋文引鄭氏云實曲禮之正篇。又遷

廟豐廟見大戴記可補經禮之闕。

韓文公讀儀禮謂攷于今無所用。愚謂天秩有禮。小大由之。冠婚喪祭。必於是。稽焉。文公大儒。猶以為無所用。毋怪乎冠禮之行。

不非鄭尹而快孫子也。

礼有今昔之殊泥古終不可通也文公說是

藝文志謂之禮古經未有儀禮之名張淳云疑後漢學者見十七

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孔壁古文多三十九篇康成不注

遂無傳焉。

原注注謂古文作某者即十七篇古文也論衡以為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恐非○闕云按孔壁古文禮三十九篇讀隋牛弘

傳始知書亡於隋以前天子巡狩禮朝貢禮王居明堂禮蒸嘗禮朝

事儀見于三禮注學禮見于賈誼書古大明堂之禮見于蔡邕

論闕云朝事儀見大戴禮記卷十二非逸經也賈誼引學禮雖寂寥片言如

斷圭碎璧猶可寶也。

六藝論五傳弟子謂高堂生之學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也。

士冠禮注今之未冠笄者著卷幘類象之所生滕薛名齒為類。

齒古內反續漢輿服志齒簪珥集類釋武榮碑云闕幘

兄弟畢袵玄注袵同也古文袵為均疏云當讀如左傳均服振振

按後漢輿服志秦郊祀之服皆以衿玄蓋衿字誤為袵釋文之

忍反亦誤。

士冠禮有醮用酒注以為用舊俗士喪禮云商祝夏祝則禮之兼

夏殷者。

二十為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此儀禮賈疏也二十已

有伯某甫仲叔季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

此禮記孔疏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謂五十為大夫去某

甫言伯仲而冠以氏如南仲榮叔南季之類然仲山甫尹吉甫

皆卿士亦以字為重。

冠辭令月吉日吉月令辰互見其言論語迅雷風烈九歌吉日兮

辰良相錯成文。

士昏禮目錄日入三商為昏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

靈曜亦日入三刻為昏不盡為明案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

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

詩正義云尚書緯謂刻為商夏文莊蓮華漏銘五夜持宵三商

定夕蓋取此原注蘇子美亦云二商而眠高春而起○閩云淮南天文訓曰至于淵隅是為高春高春乃戌時子美似誤會。

鄉飲酒疏曰卿大夫飲酒尚德也黨正飲酒尚齒也公是劉氏曰

謀賓介於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為僕

坐于賓東尚爵也。

鄉射禮設豐燕禮有豐注豐形似豆而卑三禮圖云罰爵作人形

豐國名也坐酒亡國戴孟戒酒崔駟酒箴豐侯沈酒荷豐負缶

自戮於世圖形戒後李尤豐侯銘豐侯醉亂乃象其形。

燕禮疏四向流水曰東雷考工記之四阿上林賦之四注也兩下

屋曰東榮檀弓之夏屋也原注士冠禮注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

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

世不以喪服為諱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郵

一篇而凶禮居五禮之末五服如父在為母叔嫂之類率意輕

改皆不達禮意者五服制度附于令自後唐始原注見五代史馬編傳○閩云舊唐禮儀

志高宗顯慶二年長孫無忌奏今律疏有舅報甥之服則五服制度附于令不自後唐始五代史記誤。

宋何承天傳云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為三百卷又

王儉別鈔條目為十三卷梁孔子祛續一百五十卷隋江都集

禮亦撮禮論為之朱文公謂六朝人多精於禮當時專門名家

有此學朝廷有禮事用此等人議之唐時猶有此意潘徽江都集禮序曰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答崔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杜之松借王無功家禮問喪禮新義無功條答之又借王儉禮論則謂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我周孔規模十不存一今諸儒所著皆不傳蓋禮學之廢久矣

禮特性不言牢楚語天子舉以太牢注牛羊豕也卿舉以少牢注

羊豕漢昭紀祠以中牢注中牢即少牢謂羊豕也原注唐牛羊日曆中曾孺楊虞卿有

太牢筆少牢口之語然太牢非止於牛少牢非止於羊也何云大戴禮天圓篇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此則牛羊日曆

所由名也

歐陽公自云平生何嘗讀儀禮而漢議為言者所詆高抑崇於鄉

飲考儀禮不詳而朱文公譏之禮學不可不講也原注按蘇氏談訓曰歐陽公不甚留意禮經嘗與祖父說漢議自云脩平生何嘗讀儀禮偶一日至子弟書院中几案有

之因取讀見為人後者為其父齊衰杖期云云與脩意合由是破諸異議自謂得之多矣然則漢議正從儀禮得來昔未讀今知之耳王承叔平日不讀儀禮禮曰勳寤是以漢議獨執異說厚氏語誤但儀禮在不杖期條內云杖談訓亦誤齊本不誤

布八十縷為一升鄭謂升當作登登成也吳仁傑曰今織具曰筥

以成之多少為布之精麤大率四十齒為一成而兩縷共一齒

正合康成之說原注衰三升其麤者緇布冠三十升其細者

聘禮注君行一臣行二疏謂出齊語今按此晏子之言見韓詩外

傳原注韓詩外傳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衛孫文

子聘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曰子不後寡君一等原注衛孫文子聘魯事又一義王氏

引之亦非

皮樹注云獸名張鎰三禮圖云皮樹人面獸形原注它書未見

詩禮相為表裏賓之初筵行葦可以見大射儀楚茨可以見少牢

饋食禮

燕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春秋辭命之美有自來矣

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陳宣帝大建十年立方明壇于婁湖以始興王叔陵為王官伯臨盟百官此與蘇綽之六官蘇威之五教何以異原注

傳曰不協而盟無故而盟百官不幾於戲乎

士相見義何云劉曰曰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

鄉先生謂父師少師教于閭塾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書大傳謂之父師少師白虎通謂之右師左師

庠為鄉學有堂有室序為州學有堂無室有室則四分其堂去一以為室故淺無室則全得其四分以為堂故深

禮記

魏徵傳曰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太宗

美其書錄寘內府藝文志云次禮記二十卷舊史謂採先儒訓

注擇善從之諫錄何云諫錄王方慶所集載詔曰以類相從別為篇第并更

注解文義粲然會要云為五十篇合二十卷原注傳以卷為篇何元云諫錄作二帙二十卷

行沖傳開元中魏光乘原注集賢注記魏哲請用類禮列于經命行沖與諸

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學乃采獲刊綴為五十篇張說言戴聖所

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書摛類相比有
 如鈔掇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為訓注恐不可用帝然
 之書畱中不出行冲著釋疑曰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乃易前
 編條例支分箴石閒起馬佃增革向踰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
 二魏氏采眾說之精簡刊正芟蕪原注集賢注記張說曰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徵因炎舊書整比為注朱
 文公惜徵書之不復見此張說文人不通經之過也何云不妨兩行若以新廢
舊惡乎可哉燕公未為非行冲謂章句之士疑於知新果於仍故比及百年當
 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觀文公之書則行冲之論信矣

原注隋志禮記三 閻云按詩除韓毛外又有葉詩二十卷宋葉遵注即行冲所云葉遵也 十卷魏孫炎注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至是以君子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見賈誼
 新書禮篇劉原父謂若夫坐如尸立如齊乃大戴記曾子事父

母篇之辭若夫二字失於刪去何云鄭注以若夫為讀然則曲禮之所采摭
 非一書也

恆言不稱老漢胡廣年已八十繼母在堂言不稱老

賜果於君前說苑晏子曰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漢桓

榮詔賜奇果舉手捧之以拜

儼人必於其倫說苑魏文侯封子擊中山倉唐奉使文侯顧指左

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儼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

儼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

之斥帶則不更其造何云魏之文若是子夏西河之化歟

列女傳孟母曰禮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

今曲禮闕二句孟子曰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亦本於曲禮

在醜夷不爭。唐沈季詮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怯。季詮曰。吾怯乎。為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

古者王司敬民。豈有獻民虜田。以井授。豈有獻田宅。無總于貨寶。豈有受珠玉。記禮者。周之末造也。

張拱出曲禮注。原注室中不翔注。行而張拱曰翔。葉拱出書大傳。原注子夏葉拱而進。又家語師襄子辟席葉拱而對。注兩

手薄其心

君子欠伸一章。余在經筵進講。謂君以自彊不息為剛。臣以陳善

閉邪為敬。講經理討古今。有夜分日昃而不倦者。上無厭斁之

心。下無顧望之意。是故學以聚之。而德益進。問以辯之。而理益

明。蓋因以規諷云。閻云。按王氏在經筵。為度宗咸淳元年乙丑。值人日。雪帝問有何故事。以唐李嶠李義等應制詩對。因奏春雪過多。

民生飢寒。方寸仁愛。宜謹感召。

古以車戰。春秋時。鄭晉有徒兵。而騎兵蓋始於戰國之初。曲禮前

有車騎。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然左氏傳。左師展將以

昭公乘馬而歸。公羊傳。齊魯相遇。以鞍為几。已有騎之漸。閻云。程大昌雍

錄云。古皆乘車。今古公亶父曰走馬。恐此時或已變乘為騎。蓋不暇駕車。今按樂師云。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釋名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車既可謂之趨。亦可謂之走。程說非也。○何云。焯謂來朝走馬。或參西戎之俗。

曲禮禮器內則疏引隱義云。按隋志禮記音義隱一卷射。閻云。按今本作射。

氏撰。原注又音義隱七卷。

檀弓載申生辭於狐突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澹庵胡氏謂狐突

事晉未嘗去。此云不出。記禮者誤。愚考晉語。申生敗翟於稷桑

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申生使猛足言於狐突曰。伯氏

不出。奈吾君何。胡氏蓋未考此。非記之誤也。

檀弓筆力左氏不逮也於申生杜賁原注傳作屠蒯二事見之致堂胡氏曰

檀弓曾子門人其文與中庸之文有似論語子思檀弓皆纂修

論語之人也闕云按康成謂撰定論語致堂臆說可矣者仲弓游夏等非檀弓

家語終記云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杖喆人其

萎吾將安放檀弓無吾將安杖四字或謂廬陵劉美中家古本

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蓋與家語同

九疑山在零陵而云舜葬蒼梧者文穎曰九疑半在蒼梧半在零

陵

曾子之子元申子張之子申祥子游之子言思皆見檀弓闕云按言思為申祥

妻之昆弟則子張與子游兒女姻家也

春秋繁露言爵五等其分土與王制孟子同又云附庸字者方三

十里谷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蓋公羊家之說

王制注小城曰附庸庸古墉字王莽曰附城蓋以庸為城也

馬融云東西為廣南北為輪王制南北兩近一遙東西兩遙一近

是南北長東西短闕云按皇氏云近者言不滿千里遠者言不啻千里熊氏則以近者為過千里遙者為不滿千里此云長短用熊氏說

范蜀公曰周兼用十寸八寸為尺漢專用十寸為尺

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月令孟春蟄蟲始振仲春始雨水注云漢始

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左傳啓蟄而郊原注建寅之月正義云

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迄今不

改原注改啓為驚蓋避景帝諱周書時訓雨水之日獮祭魚驚蟄之日桃始華

易通卦驗先雨水次驚蟄此漢太初後歷也月令正義云劉歆

作三統歷改之又按三統歷穀雨三月節清明中而時訓通卦

驗清明在穀雨之前與今曆同然則二書皆作於劉歆之後時

訓非周公書明矣閻云按三統歷以武王元年二月二日庚申驚蟄三月者建寅之月與左氏啓蟄而郊月數同○又云時訓解雖未必周

公書而先雨水後驚蟄則是傳寫人以後之節次上改古歷耳是以朱子集儀禮取夏小正而不取時

訓馬融注論語謂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其篇今亡何云上林賦張揖注引月

令云命榜人蓋周書月令之文

周書序周公辯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唐大衍曆議七

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

後魏始載于曆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原注李業興曆凡七家皆以雞始乳為立春初候東風解凍為次候與周書相校二十餘日一行改從古義

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時訓乃五日為候三候為氣

六十日為節一書詳略雖異大要則同易通卦驗所記氣候比

之時訓晚者二十有四早者三當以時訓為定故揚子雲太玄

二十四氣關子明論七十二候皆以時訓何云訓下有脫字○又云今曆家謂某月無中氣者國家

當有凶哀之應然則時訓未作以前將何如耶

時訓月令七十二候鴈凡四見孟春鴻鴈來夏小正曰鴈北鄉呂

氏春秋淮南時則訓曰候鴈北原注月令注今月令鴻皆為候而不言北蓋來字本北字康成時猶未誤故曰鴈自

南方來將北反其居其後傳寫者因仲秋鴻雁來誤以北為來

仲秋鴻鴈來呂氏淮南曰候鴈來季秋

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小正曰九月遘鴻鴈呂氏淮南曰候

鴈來高誘許叔重注以候鴈來為句原注賓爵老爵也栖宿人堂字之開有似賓客故曰賓爵季冬

鴈北鄉小正在正月易說在二月原注正義謂節氣有早晚

魚上冰夏小正曰魚陟負冰原注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淮南曰魚上負冰原注注陽而動上負冰也鹽石新論謂小戴去一負字於文為闕然時訓與月令

同呂氏春秋亦無負字。

仲冬虎始交易通卦驗云小寒季冬鵲始巢詩推度災云復之日

維雉雞乳通卦驗云立春皆以節氣有早晚也。

月令正義穹天虞氏所說不知其名按天文錄云虞曷作穹天論

晉天文志云虞聳立穹天論聳曷皆虞翻子也。閩云按三國志虞翻傳聳第六子曷第八

也虞喜安天論云族祖河閒立穹天聳為河閒相然則非曷也

宿離不貸蔡邕曰宿日所在離月所歷

地氣上騰注農書曰土上冒概陳根可拔耕者急發正義云汜勝

之書也。閩云汜勝之漢成帝時議郎使教田二輔有好田者師之書十八篇唐中和節進農書按會

武后所撰兆人本業記三卷呂溫進表云書凡十二篇館閣書

目云載農俗四時種蒔之法凡八十事

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玄數云冬為井唐月令冬祀

井而不祀行

鷹化為鳩陰為陽所化爵化為蛤陽為陰所化董茶如飴惡變而

美荃蕙為茅美變而惡

曲禮隋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染一句立八疑十二證以

為無此一句

公孫弘云好問近乎知今中庸作好學

王制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保傅傳謂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

先王之諱與大國之惡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太史之任也愚謂

人君所諱言者災異之變所惡聞者危亡之事大史奉書以告

君召穆公所謂史獻書也

曾子問於變禮無不講。天圓篇言天地萬物之理。曾子之學博而約者也。

禮運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呂成公謂蜡賓之歎。前輩疑之。以為非孔子語。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為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論。朱文公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為。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帝王為有二道。則有病。

夏時坤乾何以見夏殷之禮。易象魯春秋何以見周禮。此三代損益大綱領也。學者宜切磋商究之。

白虎通云。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原注。今禮運無此語。五性。仁。義。禮。智。信。何。三。代。兩。漢。之。書。所。以。可。重。韓子原性與此合。

人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則天地之心不立。矣。為天地立心。仁也。

內則。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賈誼新書胎教篇。懸弧之禮。東方之弧以梧。南方之弧以柳。中央之弧以桑。西方之弧以棘。北方之弧以棗。五弧五分矢。東南中央西北皆三射。其四弧餘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內則。國君世子之禮。新書。王太子之禮也。

上帝降衷于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民。降德所以全所降之衷也。元后作民父母而作之師。冢宰建六典而教典屬焉。故曰周公師保萬民。此君相之職也。二南之化以身教。內則之篇以言教。養老在家。語則孔子之對哀公。在書大傳則春子之對宣王。記禮

者兼取之。宣王問於春子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為之有道乎？

春子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云云呂氏春秋

春居問於齊宣王曰：今王為太室，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臣

乎？王曰：為無。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

寡人之晚也？此即大傳所謂春子，但其名不同。原注：大傳名衛，呂氏春秋名居。

蒙以養正，罔不在厥初。生古者能食能言而教之，自天子至庶人

一也。慎子曰：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

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故無失言失禮也。淮南主術訓：魏文帝

成王論表宏後漢紀論，皆用其語。通鑑：裴子野論古者人君養

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亦本於此。原注：淮南云：心知規而師傳諭導耳。

能聽而執正進諫，魏文帝云：相者導儀表宏云：身能衣今慎子存者五篇，其二十七篇亡，此在亡篇。

六年教數與方名數者一至十也。方名，漢志所謂五方也。九年教

數日，漢志所謂六甲也。十年學書計，六書九數也。計者數之詳

百千萬億也。漢志六甲五方書計，皆以八歲學之，與此不同。

四十始仕，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古之人自其始仕，去就已輕，色

斯舉矣。去之速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故曰：以道事君，不可則

止。

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羣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程子之母

誦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唐時有不識廳屏而言笑

不聞于鄰者，其習聞內則之訓歟。

張彥遠云：鄭玄未辯榘梨。何云本陶弘景按內則注：榘梨之不臧者，謂之未

辯可乎。

玉藻注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絳積如今作幘頭為之也原注幘七消反後漢
向相著絳綃頭注字當作幘古詩云少年見羅敷脫巾著幘頭
儀禮注如今著幘頭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却繞髻也

紫閒色也孔子惡其奪朱周衰諸侯服紫玉藻云玄冠紫綏自魯

桓公始管子云齊桓公好服紫衣齊人尚之五素易一紫鄭康

成以紫綏為宋王者之後服賈逵杜預以紫衣為君服皆周衰

之制也周云按五素易一紫故蘇代書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

皮弁以日視朝沙隨程氏云皮弁視朝明目達聰若鞋續塞耳前

旒蔽明乃祀天大裘而冕專誠絜也

明堂位成王命魯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春秋意林曰魯之有

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也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

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
之學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
王以下乎惠公事見呂氏春秋仲春紀公是始發此論博而篤
矣石林止齋皆因之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按春秋成公六年立武

宮閻云按季文子以鞍之功立武宮左氏明文武公非始封之君毀已久而復立蓋僭用

天子文武二祧之禮春秋之所譏而記以為禮乎

魯世家伯禽之孫濇弑幽公而自立周昭王之十四年也諸侯篡

弑之禍自此始記謂君臣未嘗相弑不亦誣乎太史公曰揖讓

之禮則從矣行事何其戾也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春秋屢書以譏其僭又書

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皆僭王制也若以王禮為當用則如泮宮闕宮春秋不書矣

少儀朝廷曰退進不可貪也燕遊曰歸樂不可極也

學記以發慮憲為第一義謂所發之志慮合於法式也一年視離

經辯志一年者學之始辨云者分別其心所趨嚮也慮之所發

必謹志之所趨必辨為善不為利為己不為人為君子儒不為

小人儒此學之本也能辨志然後能繼志故曰士先志

畿內為學一為序十有二為庠三百諸侯之國半之王無咎之言

也陸務觀取焉天子諸侯有君師之職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

有父師少師之教列子云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張湛注

云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

文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應智之

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怵於外不能反已

而天理滅矣與樂記相出入古之遺言歟致堂云樂記子貢作

閻云樂記載子夏魏文侯問答為文侯二十五年事是時子夏年一百有八歲子貢尚存乎○何云張守節謂公孫尼子者猶有所受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朱子曰古者唯習詩書禮樂如易則

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子思曰夫

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閻云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

蓋三千焉此遵樂正之常法至及門高弟方授以易春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天理二字始見于樂記如孟子性善養氣前聖所未發也

史記樂書引樂記而注兼存王肅說通典引大傳亦取肅注肅字

晦卷不知經故及以易春秋為淺。圖說是

子雍魏志有傳

原注集說以肅為元魏人誤也有兩王肅在元魏者字恭懿不以經學名

禮主其減史記樂書作禮主其謙

原注王肅曰自謙損也

禮有報而樂有反鄭

注報讀為褒孫炎曰報謂禮尚往來以勸進之石聲磬鄭注磬

當為聲樂書作石聲磬

原注口鼎反

磬以立別

原注史記正義樂記公孫尼子次撰

南風之詩出尸子及家語鄭氏注樂記云其辭未聞

艾軒曰五音十二律古也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是琴之全體

具五音也琴之有少宮少商則不復有琴樂之有少宮少徵則

不復有樂以繁脆噍殺之調皆生於二變也

三老五更按列子云禾生子伯宿於田更商止開之舍更亦老之

稱也

雜記里尹主之注王度記曰百戶為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

者正義按別錄王度記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唐扶餘璋之子義慈號海

東曾子頡利之子疊羅支其母後至不敢嘗品肉孰謂夷無人

哉

祭法注司命主督察三命孝經援神契謂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

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孟子注云命有三名行善得

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孫子荆詩三命

皆有極皆本援神契

祭義曰術省之賈山至言術追厥功術與述同

孔悝鼎銘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注謂以夏之孟夏禘祭正義哀

十五年冬蒯賁得國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而逐之此云

國學新編 卷五
六月命之者蓋命後即逐之也愚按通鑑外紀目錄是年六月
丁未朔則無丁亥當闕疑裴松之曰孔悝之銘行是人非
經解以詩爲首七略藝文志阮孝緒七錄用易居前王儉七志孝

經爲初

坊記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論語成於夫子之門人則記
所謂子云者非夫子之言也

坊記注引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今本云五十而
慕康成注禮必有所據

孔子曰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錐伯
華之行也原注天戴禮家語○閻云大戴禮記作桐提此從家語曾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

俟命不興險行以僥倖中庸之言本此

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朱文公

問呂成公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書疏中亦不說破原注曰此言未見當考禮記集說削此二句○閻云按鄭注大射儀揖以耦曰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曰以相人耦爲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曰相人偶賈公彥疏亦屢曰以人意相存偶周禮注璣讀如薄借基之繫鞅讀如旃僕之僕疏皆

以爲未聞

期之喪達乎大夫呂與叔之說詳矣宋文公謂古人貴貴之義然
亦是周公制禮以後方如此故檀弓又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
其親

大經大本注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蓋泥於緯書志在春秋行
在孝經之言其說疎矣

衣錦尚絅書大傳作尚黻注黻讀爲絅或爲絺

朱文公荅項平父書云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問學上多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細而某自覺於爲己爲人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卽此書觀之文公未嘗不取陸氏之所長也太極之書豈好辯哉

徐彥伯樞機論曰中庸鏤其心左階閻云按今家語作右階銘其背中庸鏤心

未詳所出但有服膺之語閻云鏤心卽服膺語作右階

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囊橐或作建臯服虔引以解

左傳蒙臯比

緇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

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周書祭公篇公曰汝無以嬖御固莊

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

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原注葉公當作祭公疑記禮者之誤

深衣方領朱文公謂衣領之交自有如矩之象續衽鉤邊者連續

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卽爲鉤邊非有別布一幅裁之

如鉤而綴于裳旁也康成注鉤邊若今曲裾文公晚歲去曲裾

之制而不用愚以漢史攷之朱勃之衣方領謂之古制可也江

充之衣曲裾謂之古制可乎此文公所以改司馬公之說

大戴記投壺篇末云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

揖乃讓乃濟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

車之旌既獲卒莫此命射之辭也

哀公之問非切問也故孔子於問舜冠則不對於問儒服則不知

何云而史記乃以商羊格矢之事為言豈不陋哉

儒行言自立者二言特立者一言特立獨行者一人所以參天地

者其要在此如有所立卓爾何云如有所立又別一義宏辭入誇多故誤引也顏子言之立

天下之正位先立乎其大者孟子言之

大學之親民當為新猶金縢之新逆當為親也皆傳寫之誤

古之人文以達意非有意於傳也湯盤銘以大學傳虞人箴所招

詩讒鼎銘以左氏傳楚狂滄浪之歌以孔孟氏之書傳

知止而后有定章句云志有定向或問云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其

說似不同當以章句為正刪

子罕却玉韓起辭環有無窮之名季氏之璵璠向魍之夏璜有無

窮之惡故曰惟善以為寶

鄉飲酒義立三賓以象三光注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

辰焉公羊傳大火原注伐原注北辰原注為大辰漢文帝詔上

以累三光之明顏注謂日月星

春秋正義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儁千人曰英

倍英曰賢萬人曰桀倍桀曰聖禮記正義引之以為蔡氏白虎

通引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

英曰賢萬人曰桀萬桀曰聖蓋禮記逸篇也

後漢崔琦對梁冀曰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注言馬鹿而不

言玄黃按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

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

存也。琦所謂玄黃改色，卽此事也。

何云此條自至今北方人謂黑為青當入攷史

荀子引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

哉。此卽聘義所謂輕財重禮也。

禮云按聘禮記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荀子所引自本此與聘義無涉

後漢東夷傳：徐夷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檀弓載徐容居之，對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于河，然則駒王卽偃王歟。濟河卽所謂西至河上也。易乾鑿度：水爲信，土爲知。中庸注：水神則信，土神則知。服氏注左傳：土爲信，朱文公謂信猶五行之土，服說是也。

儒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子路喜聞過，善人能受盡言。如諱人之面數，則面諛之人至而曾子不當三數子夏矣。以是爲剛毅焉，得剛故程子謂游說之士所爲誇大之說。

方慤解王制云：爵欲正其名，故官必特置，祿欲省其費，故職或兼掌。愚嘗聞淳熙中，或言秦檜當國時，遂於除授一人，或兼數職，未嘗廢事，又可省縣官用度。於是要官多不補，御史中丞蔣繼周論之曰：往者權臣用事，專進私黨，廣斥異己，故朝列多闕。今獨何取此朝臣俸祿有限，其省幾何，而遺才乏事，上下交病。且一官治數司而收其廩，裴延齡用以欺唐德宗也。以是觀之，則兼職省費，豈王者之制乎。

周官上公九命，王制有加則賜，不過九命。伏生大傳謂諸侯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此言三賜而已。漢武紀元朔元年，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

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九錫始見于此遂為篡臣竊國之資自王莽始禮緯含文嘉有九錫之說亦起哀平間飾經文姦以覆邦家漢儒之罪大矣

表記殷人先罰而後賞漢武帝謂殷人執五刑以督姦皆言殷政之嚴也書曰代虐以寬詩曰敷政優優豈尚嚴哉

仁右道左仁對道而言張宣公以為言周流運用處右為陽而用之所行也左為陰而體之所存也

國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司馬公曰禮別嫌明微大夫貴近於君故推而遠之以防僭偏之端士賤遠於君雖與之同物無所嫌也

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弟子累其師李斯韓非之於荀卿也弟子賢

於師盧植鄭玄之於馬融也

曲禮刑不上大夫家語冉有問刑不上於大夫孔子曰凡治君子

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其言與賈誼書同而加詳焉誼蓋述夫子之言也秋官條狼氏誓大夫曰鞭恐非周公

之法

文子曰聖人不慚於影君子慎其獨也劉子曰獨立不慚影獨寢

不媿衾

原注高彥先謹獨銘曰其出戶如見賓其入虛如有人其行無愧於影其寢無愧於衾四句並見劉子

大學章句咏歎淫液刊本誤為淫泆

月令言來歲者二季秋為來歲受朔曰秦正建亥也季冬待來歲

之宜夏正建寅也

原注月令作於秦雖用夏時猶存秦制淮南時則訓與月令同漢太初以前猶以十月為歲首

理道要訣云周人尚以手搏食故記云共飯不澤手蓋弊俗漸改

未盡今夷狄及海南諸國五嶺外人皆以手搏食豈若用匕筯乎三代之制祭立尸自秦則廢後魏文成時高允獻書云祭尸久廢今俗父母亡取狀貌類者為尸敗化黷禮請釐革又周隋蠻夷傳巴梁閒為尸以祭今郴道州人祭祀迎同姓伴神以享則立尸之遺法乃本夷狄風俗至周末改耳以人殉葬至周方革猶未能絕原注秦穆公魏類之父陳乾昔今戎狄尚有之中華久絕矣何云讀曾子問立尸真謬朱子語類亦以君卿為非乃不引經以折之何哉

少儀穎警枕也謂之穎者穎然警悟也司馬文正公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舜葬蒼梧之野薛氏曰孟子以為卒於鳴條呂氏春秋舜葬於紀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鳴條亭在陳畱之平止今考九

域志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閩云按海州蒼梧山即山海經之郁州無舜葬于此之說

儒行言儒之異十有七條程子以為非孔子之言胡氏謂游夏門人所為其文章殆與荀卿相類

古者無一民不學也二十五家為閭閭同一巷巷有門門有兩塾上老坐於右塾為右師庶老坐於左塾為左師出入則里胥坐右塾鄰長坐左塾察其長幼揖遜之序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所謂家有塾也聞之先儒曰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侯九伯也其教則五典五典十義六德六行也其學則五禮六樂五射六閩云六當作五六書九數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閩云按先王之時至其心安焉皆魏華父瀘州學記之文其田以下其官以上有其食則九穀六畜五牲

三犧也其服則九文六采五服五章也二句王氏節去猶可獨原文其教則五事五典由人身而人倫最妙易作五典十義十義出禮運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等也不與五典復乎惜不及其時面問之○何云焯按恐王氏所見者初本傳于今者則華父又自改定也 正歲孟月之吉黨正社祭之

會讀法飲射無非教也弟子之職攝衣沃盥執帚播灑饌饋陳膳執燭奉席無非學也漢猶有三老掌教化父兄之教子弟之率餘論未泯清議在鄉黨而廉恥興焉經學有師法而義理明焉吁古道何時而復乎

絜矩學者之事也從心所欲而不踰矩聖人之事也何云非牽合此章所學者大學之道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呂與叔曰孔子溫良恭讓其於鄉黨似不能言未聞拒人如是之甚疑不出於聖人特門人弟子逆料聖人之意而為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不知非聖人之所當言原注此言可以厲浮薄之俗故表而出之

大戴禮記

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無甚異禮察篇首與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而曾子書十篇皆在焉勸學禮三本見于荀子保傅篇則賈誼書之保傅傳職胎教容經四篇也漢書謂之保傅傳

大戴禮盧辯何云字景宣注非鄭氏朱文公引明堂篇鄭氏注云法龜文

未考北史也

易本命篇與家語同但家語謂子夏問於孔子孔子曰然吾昔聞

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云云大戴以子曰冠其

首疑此篇子夏所著而大戴取以為記

踐阼篇載武王十七銘後漢朱穆傳注引太公陰謀武王衣之銘

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
以人自照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爲危崔駰
傳注引太公金匱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誠隨之以身凡之書
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熟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
苟扶人無咎太平御覽諸書引太公陰謀筆之書曰毫毛茂茂
陷水可脫陷文不活筆之書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躓
民劇則敗又引金匱其冠銘曰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爲德咎
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劔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
福廢則覆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書
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門之書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戶之
書曰出畏之入懼之牖之書曰闕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忘鑰

之書曰昏謹守深察訛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
得汗白書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刀曰刀利磴磴無爲汝
開書井曰原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蔡邕銘論
謂武王踐阼咨于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參攷
金匱陰謀之書則不止於十八章矣書于篇後俾好古者有攷

閻云書于篇後謂踐阼篇也王氏嘗集解踐阼篇

武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丹書之言皇氏曰王在賓位師尚
父在主位此王廷之位若尋常師徒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面

與此異閻云按古弟子北面郭隗曰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傳之材至矣一曰誦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

山谷以太公所誦丹書及武王銘書於坐之左右以爲息黥補劓
之方朱文公亦求程可久寫武王踐阼一篇以爲左右觀省之

戒原注儀禮經傳刪且臣聞之至必及其

大戴記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職孔叢子之小爾雅古書之存者

三子之力也

誥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慈湖謂堯舜禹之時歷年多無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曆家謂日月薄食可以術推者衰世之術也而亦不能一一皆中一行歸之君德頗與孔子之言合一行之術精矣而有此論則誠不可委之數

說苑引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跋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正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

乘於風草木乘於時與大戴禮荀子勸學篇略同隋唐志又有

蔡邕勸學篇一卷易正義引之云鼯鼠五能不成一伎術原注晉

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謂勸學篇也荀子梧鼠大戴云鼯鼠六跪二螯大戴云二螯

八足

曾子曰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董仲舒之言本於此行其所聞則廣大矣仲舒云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曾子制言曰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與史記老子之言略同

公符篇載孝昭冠辭其后氏曲臺所記歟原注後漢禮儀志注引博物記云迎日辭亦

見尚書大傳原注三句與洛誥同

哀公問五義云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荀子云繆繆肫肫其事不

可循蓋古字通用楊倞注繆當為膠肫與訛同非也

賈誼審取舍之言見禮察篇

四代篇引詩云東有開明原注避景帝諱也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

蜚征作齊民執功百草咸淳原注庶虞蓋山虞澤虞之屬馬融廣成頌用飛征

虞戴德篇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

原注仲傀當攷

小辨篇子曰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原注劉歆書綴學之士本此

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原注象者象胥舌人之官也

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注謂依於雅頌原注張揖云即爾雅也爾雅之各始見於此

保傅篇靈公殺洩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原注鄧元事唯見於此當攷閻云亦見賈誼新書卷之十

何云焯謂此不必注前固云即賈誼書之四篇矣

文王官人篇閻云當作曾子立事篇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

可謂無業之人矣原注此言可以傲學者閻云按荀子引孔子曰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

死則教余幾一日百誦之

傅氏夏小正序鄭注月令引小正者八今按月令孟冬講武注引

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凡引小正者九詩七月箋引小正者一朱

子發曰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至時訓

乃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十日為節豈時訓因小正而加詳歟

孔子三朝七篇藝文志注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

朝大戴禮記千乘四代虞戴德詰志小辨用兵少閒凡七篇

樂

樂緯動聲儀顓頊之樂曰五莖帝嚳之樂曰六英漢志白虎通云

六華五英帝王世紀高陽作五英高辛作六莖列子注以六莖
爲帝譽樂淮南子注以六莖爲顓頊樂通鑑外紀云漢志世紀
放六樂撰其名故多異

徐景安樂章文譜曰五音合數而樂未成文案旋宮以明均律迭
生二變方協七音乃以變徵之聲循環正徵復以變宮之律迴
演清宮其變徵以變字爲文其變宮以均字爲譜唯清之一字
生自正宮倍應聲同終歸一律陳晉之樂書謂二變四清樂之
蠹也四清之名起於鍾磬二八之文二變之名起於六十律旋
宮之言非古制也宋文公曰半律通典謂之子聲此是古法但
後人失之而唯存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律有四清聲卽半聲
是也變宮變徵始見於國語注後漢志乃十二律之本聲自宮

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
之內通五聲合爲七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

調者每律各添二聲而得之也

原注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黃鍾九寸是也
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黃鍾四寸半是也宮

與拜角與徵相去獨遠故
於其間製變宮變徵二聲

仁宗實錄敘皇祐新樂云古者黃鍾爲萬事

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鍾至晉隋閒累黍爲尺而以制律
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
器雖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
失之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律然太常樂比唐
之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失之於以尺而生律也其言
皆見于范蜀公樂書實錄蓋蜀公之筆也房庶言以律生尺蜀
公謂黃帝之法也可馬公謂胡李之律生於尺房庶之律生於

量皆難以定是非。蔡季通謂律度量衡言蓋有序。若以尺寸求之，是律生於度。若以累黍爲之，是律生於量。皆非也。故自爲律吹之而得其聲。原注：蜀公父名度，故以度量爲尺量。然實錄不宜避私諱。

淮南子天文訓云：律以當辰音，以當日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京房六十律，錢樂之三百六十律，本於此。

考工記磬氏疏：核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

朱文公問蔡季通，不知所謂樂云者，是何書。今考三禮圖以爲

樂經，書大傳亦引樂曰：舟張辟雍，鶴鶴相從。漢元始四年立樂

經，續漢志鮑鄴引樂經，今其書無傳。閻云：按王充論衡，陽成子長作樂經。

晉戴邈上表曰：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

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蓋用阮籍樂論之語。

原注：樂論云：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挾琴之容。

樂名周以夏，宋以永，梁以雅，周隋以夏，唐以和，本朝以安。

傅玄琴賦：齊桓曰號鐘，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焦尾，伯喈曰綠綺。宋

書樂志曰：世云焦尾，伯喈琴以傅氏言之，非伯喈也。今按蔡邕

傳注引琴賦序，相如綠綺，蔡邕焦尾。宋志恐誤。何云：此唐人改琴賦以就傳，非宋志誤。

嵇叔夜琴賦，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李善注：應璩與劉孔才書曰：

聽廣陵之清散，傅玄琴賦曰：馬融覃思於止息，明古有此曲。韓

臯謂嵇康爲是曲，當晉魏之際，以魏文武大臣敗散於廣陵，始

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今以選注考之，廣陵散止息皆古曲，非

叔夜始撰也。原注：魏揚州刺史史治壽春亦非廣陵。顧況廣陵散記云：曲有日宮散，月宮

散歸雲引華嶽引然則散猶引也敗散之說非矣

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世說注引東方朔樊英事樂纂又謂晉人有

銅澡盤自鳴張茂先曰此器與洛陽鐘聲諧宮中撞鐘故鳴

朱子語錄云漢禮樂志劉歆說樂處亦好漢志無劉歆說樂此記

錄之誤近思續錄亦誤取之原注隋牛弘引劉歆刪鐘律書出風俗通

周無射之鐘至隋乃毀唐顯慶之輅至本朝猶存物之壽亦有數

邪何云詳見春秋正義

徐氏之禮善盤辟之容而不能明其本制氏之樂紀鏗鎗之聲而

不能言其義漢世所謂禮樂者叔孫通之儀李延年之律爾禮

缺而樂遂亡徐氏之容制氏之聲亦不復傳矣

夏侯太初辯樂論伏羲有網罟之歌神農有豐年之詠黃帝有龍

袞之頌元次山補樂歌有網罟豐年二篇文心雕龍云三言肇

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原注竹彈歌見吳越春秋

韓文公琴操十首琴有十二操不取水僊壞陵二操

范蜀公議樂曰柷一稔二米今柷黍皆一米楊次公非之曰爾雅

柷黑黍稭一稔二米其種異以為必得稭然後制律未之前聞

也原注晁子止曰縱黍為之則尺長律管容黍為有餘五柷是也橫黍為之則尺短律管容黍為不足胡瑗是也

新唐書樂志多取劉昫太樂令壁記

呂才傳云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尺八樂器之名

原注見摭言逸史仙隱傳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尺八

文子曰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其俗即知其化與

樂記意同

呂氏春秋齊之衰也。作為大呂。即樂毅書所云大呂陳於元英者。孔子鼓瑟有鼠出游。狸微行造焉。獲而不得。而曾子以為有貪狼

何云事見韓詩外傳

之志。客有彈琴見螳螂。方向鳴蟬。惟恐螳螂之失也。而

蔡邕以為有殺心。二事相類。

琴操曰。聶政父為韓王冶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長入太山。

遇仙人學鼓琴。七年琴成。入韓。豈韓有兩聶政與。

閻云按琴操多不足辨

范蜀公曰。清聲不見於經。唯小胥注云。鐘磬者。編次之二。八十六

枚。而在一簣。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國朝舊有

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今考皇祐二年。王

堯臣等言。準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聲之鐘。故有正聲子聲各

十二。子聲即清聲也。唐制以十六為小架。二十四為大架。今太

常鐘垂十六。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鐘至夾鐘。四清聲。又樂工所

陳自磬。簫。琴。箏。篳篥。五器。本有清聲。填篋。竽。筑。瑟。五器。本無清

聲。原注劉几用四清聲。未可以為非。

西山先生曰。禮中有樂。樂中有禮。朱文公謂嚴而泰。和而節。禮勝

則離。以其太嚴。須用有樂。樂勝則流。以其太和。須用有禮。

致堂胡氏曰。禮樂之書。其不知者。指周官戴記為禮經。指樂記為

樂經。其知者曰。禮樂無全書。此考之未深者。孔子曰。吾自衛反

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詩與樂相須。不可謂樂無書。樂

記則子夏所述也。閻云按此又以樂記子夏作至於禮。夫子欲為一書。而不果成。

夏杞殷宋之歎是也。

魯雖賜以天子之禮樂。其實與天子固有隆殺也。樂有夷蠻而無

戎狄也。門有雉庫而無臯應也。尊用四代之尊而爵無虞氏之爵也。俎用四代之俎而豆無虞氏之豆也。其後魯公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公之制。陪臣僭三家之制。然魯有郊廟之禮。始於

惠公之請。在平王東遷之後。原注說見前。○閻云小戴禮記原無。明堂位祇綠馬融增入。遂紛紛至今。

鄉飲酒升歌三終。原注鹿鳴四。壯皇皇者華。笙入三終。原注南陔。白華華黍。閒歌三終。原注歌魚。麗笙由庚。

歌南有嘉魚笙崇正。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三終。原注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周南召南燕禮謂

之鄉樂。閻云按周禮磬師謂之燕樂。亦曰房中之樂。大射歌鹿鳴三終。原注鹿鳴四。壯皇皇者華。

管新宮三終。原注其篇亡。笙詩無辭。則管詩亦無辭。原注左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則新宮有辭。

困學紀聞卷之五

後學 汪 扈 校刊

困學紀聞卷之六

春秋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春秋之法韓文公謹嚴二字盡之學春秋之法呂成公切近二字盡之

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貶也小雅盡廢有宣王焉春秋可以無作也王風不復雅君子絕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清議蓋凜凜焉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為怨則亂賊之黨猶未盛也無衣之詩待天子之命然後安則篡奪之惡猶有懼也更齊宋晉秦之伯未嘗無詩禮義之維持人心如此魯有頌而周益衰變風終于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

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爲無人矣春秋所爲作與何云精義先儒所未逮。

春王正月程氏傳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胡氏傳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宋文公謂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如胡氏之說則周亦未嘗改月而夫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月下所書之事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不如是錯亂無章也劉質夫說似亦以

春字爲夫子所加但魯史謂之春秋似元有此字石林葉氏考左傳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以爲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有自用夏正者失於更改也陳氏後傳曰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夫子修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蓋尊周而罪魯也張氏集傳曰周官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爲正歲詩七月言月皆夏時而以周正爲一之日可見兼存之法沙隨程氏曰周正之春包子丑寅月呂成公講義於春字略焉蓋闕疑之意。

胡文定春秋傳曰元卽仁也仁人心也龜山謂其說似太支離恐改元初無此意原注東萊集解亦不取。

隱元年有正月後十年皆無正月陸淳曰元年有正言隱當立而

不行即位之禮十年無正譏隱合居其位而不正以貽禍

春秋書侵者才五十八閻云按胡傳以爲侵六十六而書伐者至於二百一十三蘇

氏謂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有隙曰侵有辭曰伐愚謂孟子曰

春秋無義戰非皆有辭而伐也

金石錄鼎銘有云王格大室即立按古器物銘凡言即立或言中

立庭皆當讀爲位蓋古字假借其說見鄭氏注儀禮秦泰山刻

石猶如此愚按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

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

蓋古字通用詛楚文變輪盟刺即渝字朱文公引以證公穀鄭

人來輪平即左氏渝平也原注胡文定謂以物求平恐不然

史記孔子世家文辭有可與人共者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

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李善注引史記

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今本無子游二字

公羊疏按閔因敘云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

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原注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潞之屬僅有六十莊七

年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

雨何氏曰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劉原父謂

何休以不修春秋百二十國寶書三禮閻云三禮二字不可曉窮思似是修爲二字質諸公羊傳疏頗

合春秋朱文公謂二書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意

王介甫答韓求仁問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不足信也

尹和靜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難之也廢春秋非其意朱文公

亦曰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自信於心故未嘗敢措一辭既不能自信於心道鑑綱目之作擬其廢敗何歎

鶴山曰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蓋陷溺之深者而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其說本於呂成公講義

書尹氏卒此尹氏立王子朝之始也書齊崔氏出奔衛此崔杼弑其君之始也比事觀之履霜堅冰之戒明矣聖人絕惡於未萌

必謹其微何云迂遠無當

薛士龍春秋旨要序謂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始更魯歷而為魯史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費誓秦誓列於周書甘棠韓奕編之南雅烏在諸侯之有史也晉乘始於殤叔秦史作於文公王室之微諸侯

之力政焉爾止齋後傳因之朱文公以為諸侯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而為史古人生子則問史書之間尚有史況一國乎注原愚謂酒誥曰郊太史友內史友則諸侯有史矣

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歷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六原注有日朔者二十六以周歷考之朔日失二十五魯歷校之又失十三

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二月古今算不入食法原注朔差者半本朝衛朴得是歲五月壬子朔申時日食元史郭守敬曰誤五為三也

漢日食五十三後漢七十二唐九十三歷法一百七十三日有餘

一交會然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

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原注漢高帝三年十月十一月亦頻食

如姜炭一行
皆言之鑿鑿

西疇崔氏曰春秋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桓十七年書夏五而闕其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而闕其事僖二十八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月而不繫之冬郭公仲孫忌與凡日食而不繫朔與日者皆闕也

孟子題辭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聞之董生曰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正義云此春秋緯文愚謂緯書起哀平閒董生時未有之蓋為緯書者述此語耳公矣魚于棠朱文公曰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

親射蛟江中之類按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則左氏陳魚之說非矣

春秋正月書王者九十二二月書王者二十有三三月書王者一

十九

原注元年不
以有事無事皆書王

何休謂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以存二王之後

原注二月殷之正
月三月夏之正月先儒以為妄

紀侯大去其國陳齊之謂聖人蓋生名之大名也若漢樂大是也

愚按以大為紀侯之名本劉質夫說

何云國滅身竄故從卒例亦復
近理質夫名絢程門弟子

魯哀公問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此韓非書所載也以魯論焉用殺之言觀之恐非夫子之言也法家者流託聖言以文其

峭刻耳。胡文定公春秋傳取之。未詳其意。何云夫所謂焉用殺者蓋于刑辟或非其罪當以教化先之非縱捨姦慝宜殺而不殺也舜攝位而四凶服其辜孔子攝相七日而誅少正卯殺一人而生千萬人何嘗非惟辟作威之道而迂儒以法家稱引故疑之乎○義門之論真過儒耳

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蜮或考隸古春秋作有蠙爾雅食葉蠙音特

原注爾雅蜚蠊蜮郭璞注蜮即負盤臭蟲劉敞曰負蠙誤矣江休復雜誌唐彥猷有舊本山海經說蜚處淵則澗行木則枯疑春秋所書即此物若是負蠙不當云有謂之多可也

郎顛謂魯僖遭旱修政自勅時雨自降然春秋於僖公初書雨已而書雩已而書大旱公之德衰矣

名不可不謹也春秋或名以勸善或名以懲惡衮鉞一時薰蕕干

載東漢豪傑恥不得豫黨錮慕其流芳也我朝鑄工閩云按鑄工安民李仁父

長編作李姓非余親至西安碑林中辨之之微不肯附名黨碑懼其播惡也名教立而榮辱公其轉移風俗之機乎

公如京師非禮也晉楚可以言如京師不可以言如於是朝觀之

禮廢矣何云精義

仲子之賄宰書其名成風之賄王不書天正三綱也公羊氏乃有

母以子貴之說謂之知春秋之義可乎漢章帝不以尊號加於

賈貴人晉明帝不以尊號加於荀豫章君猶近古也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荀子曰春秋善胥命程子胡文定皆善之劉

原父以為自相命非正也止齋亦以為相推長也於是齊僖稱

小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責衛宣愚謂齊衛胥命此伯者之始

其末也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霜凝冰堅其來漸矣

書郊九皆卜不吉失時牛災則書之書大雩二十一皆在午未申

之月建巳之雩常事不書

三書蒐於昭公之時。兵權在大夫。再書蒐於定公之時。兵權在陪臣。定公六月即位。而於春夏書元年。正義謂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因於古也。通鑑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即以爲魏。黃初元年。朱文公謂奪漢太速。與魏太遽。非春秋存陳之意。何云是時昭公既薨。不書元年。則遂無君矣。故定雖未即位。而先以元年繫之。又春秋之變例也。漢魏之事。惟光武建武之元。以六月即位。可從此例。以更改失政。天下亟望有君故耳。若延康黃初之子奪春秋之罪人也。

春秋三書。學而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史記天官書。劉更生封事云。春秋彗星三見。則彗孛一也。晏子春秋。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孛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則孛之爲變。甚於彗矣。原注。齊有彗星。見於傳。而經不書。何云。經不書。益見彗

小於孛矣。

星孛東方。在於越。入吳之後。彗見西方。在衛。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

齊桓之將興也。恆星不見。星隕如雨。晉文之將興也。沙鹿崩。自是諸侯無王矣。晉三大夫之命爲侯也。九鼎震。自是大夫無君矣。人事之感。天地爲之變動。故董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晉自武獻以來。以詐力彊其國。故傳曰。晉人虎狼也。晉人無信。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春秋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此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君子與之。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也。剝之上九。一陽尚存。春秋之作。見人心之猶可正也。

列國之變。極于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通越以撓吳者。楚也。春

秋於是終焉。唐以南詔攻吐蕃，而唐之亡以南詔。本朝以女真滅契丹，而中原之亡以女真。女真之將亡也，吾國又不監宣和而用夾攻之策，不知春秋之義也。

邢有狄難，已遷於夷儀。三國之師城邢，俾反其國都，故列三國稱師以著其功。淮夷病杞，方伯不能斥逐蠻夷，使杞人安其都邑，乃城緣陵，使遷。故書諸侯而不列序，狄入衛，踰年齊侯方城，楚止以處文公，故但書城楚，止而不著其城之者，書愈略者，功愈降也。沙隨程氏云。

齊桓之霸，自盟于幽，至會于淮，凡十有二會。而孔子稱九合諸侯，劉氏意林曰：始于幽，終于淮，合者九。崔氏曰：道其不以兵車而已。莊十六年九國盟于幽，二十七年五國又盟于幽，僖元年六

國會于櫟，二年四國盟于貫，五年八國會于首止，七年五國盟于甯母，八年王人與七國會于洮，九年宰周公與七國會于葵，止十三年七國會于鹹，凡九合諸侯也。杜止之盟，陽穀之會，淮之會，蓋有兵車矣。胡氏通旨曰：桓公霸四十二年，會盟凡二十有一，獨稱九合。舉衣裳之會爾，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論語疏謂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其說不同。朱文公謂九，春秋傳作糾，展喜犒師之詞云爾。李氏韶世紀云：桓公會不邇三川，盟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盟子虎矣。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文公則為元咺執衛侯矣。此夫子所以有正譎之辨。

春秋繁露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又曰：易無達吉，何言詩無

達詰春秋無達例陸農師稱之文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攻媿謂真得夫子心法

董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傳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齊通典載一事引春秋之義父為子

隱應劭謂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原注隋唐志十卷今僅見三

事而已御史中丞眾議薛況之罪孔季彥斷梁人之獄皆以春秋合於經誼終軍之詰徐偃則論正而心刻矣呂步舒使治淮

南獄窮驗其事蓋仲舒弟子不知其師書者也公孫弘以春秋

之義繩臣下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是以春秋為司空城旦書也胡文定公曰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

斯言足以正漢儒之失

原注鹽鐵論文學曰呂步舒弄口而見戮○國云文學當作丞相史

劉原父深於春秋然議郭后祔廟引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而不許其禮張洞非之曰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敵議非是

然則稽經議禮難矣哉

考

桓以許田賂鄭宣以濟西田賂齊身為不義而以賂免取宋郟鼎

納莒僕寶玉人欲橫流天理滅矣末流之敝貨范鞅而昭公不

入矣竊寶弓而盜臣肆行矣受女樂而孔子遂去矣三叛人以

邑來知利而不知義矣孟子是以有不奪不饜之戒

公如京師者一朝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其簡如是而朝

聘於大國史不絕書尊卑之分不明強弱之力是視記禮者以

魯為有道之國道焉在哉

國學紀聞 卷六
衛人立晉不稱公子者宣公淫亂此狄入衛之兆也居中國去人
倫變華而狄以滅其國東徙渡河終不復還舊封詩以鶉之奔
奔在定之方中之前其戒深矣故於晉始立名之何云此論甚嚴恐亦未必允也竊意

州吁與晉其母皆賤故不稱公子

書狄入衛書楚子入陳不忍諸夏見滅于夷狄故稱入焉書吳入
郢楚昭出奔猶有君也申包胥求救猶有臣也故不言楚書於
越入吳國無人焉如升虛邑故言吳何云其意蓋深痛乎伯顏之入臨安也然于春秋之旨亦密

禮樂自天子出而獻六羽焉非天子不制度而稅畝焉故皆書曰
初史記表於秦書初立西時初租禾初爲賦取法乎春秋

陳同甫春秋屬辭公會戎于潛公及戎盟于唐曰聖人不與戎狄
共中國故中國不與戎狄共禮文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鄭伯使

其弟語來盟曰諸侯以國事爲家事聖人以國事爲王事鄭世
子忽復歸于鄭許叔入于許曰不能大復國於諸侯則力不足
以君國不能公復國於諸侯則義不足以有國公如齊納幣大
夫宗婦覲用幣曰父子之大義不以夫婦而遂廢夫婦之常禮
不以彊弱而有加鄭伯逃歸不盟鄭伯乞盟曰去就不裁於大
義則舉動無異於匹夫宋公會于孟戰于泓曰與夷狄共中國
者必不能與夷狄爭中國盟于翟泉晉人秦人圍鄭曰銳於合
諸侯者必有時而惰工於假大義者必有時而拙狄圍衛衛遷
于帝止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曰避夷狄之兵以見小國之無
策要夷狄之好以見中國之無霸遂城虎牢戍鄭虎牢曰公其
險於天下所以大霸者制敵之策歸其險於一國所以成霸者

服叛之功。城杞。城成。周曰。大夫之於諸侯。不自嫌。則列國之於
王室。何以辨。其發明經旨。簡而當。

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在
孔子前。所謂乘檣杙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公羊傳所云。不修
春秋也。

康節邵子學於李挺之。先視以陸淳春秋。欲以表儀五經。既可語
五經大旨。則授易終焉。此學自春秋而始也。橫渠張子謂非理
明義精。殆未可學。朱子謂春秋乃學者最後事。此學至春秋而
終也。

孫明復春秋總論曰。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孟子所謂五霸
者。伯也。李泰伯常語。司馬公迂書。皆用此說。通鑑謂王霸無異。

道先儒非之。愚按五伯見左傳。成二年。杜氏注云。夏伯昆吾。商

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爾云杜注五伯本服虔見毛詩疏以霸為伯。可也。而非

孟子則過矣。邵子於五伯。取秦穆。晉文。齊桓。楚莊。

錫桓公命。葬成風。王不書天。桓四年七年。去秋冬二時。此天法也。
不書即位。名天子之宰。貶諸侯。討大夫。此王法也。孟子謂天子
之事。邵子謂盡性之書。胡文定謂傳心之要典也。

明天理。正人倫。莫深切於春秋。三忠臣書及。何三忠臣書及嘉其能與君共存亡也而為

義者。勸焉。三叛人。書名。而不義者。懼焉。書克段。許止。而孝悌行
矣。書仲子。成風。而綱常立矣。書郟。鄆。衛。寶。而義利辨矣。書遇于

清。會于稷。而亂賊之黨沮矣。

宣之於仲。遂定之於意。如以私勞忘大誼。不若叔孫昭子遠矣。晉

文公以定襄王而請隧。王弗許。曰：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又曰：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真文忠文章正宗。以此篇為首。其有感于寶慶之臣乎。何云史綱懷懷焉。春秋之法也。

晉陽以叛書。聖筆嚴矣。公羊氏乃謂逐君側之惡。穀梁亦云。以地正國。漢之亂賊。晉之彊臣。唐之悍將。假此名以稱亂。甚於詩禮發冢者也。

平王之遷。戎為之也。襄王之出。狄為之也。春秋之筆。戎為先。狄次之。其末也。淮夷列諸侯之會。天下之變極矣。

春秋以道名分。其特書皆三綱之大者。曰成宋亂。以宋督弗討。而貨賂是取也。曰宋災。故以蔡般弗討。而細故是卹也。曰用致夫人。以嫡妾無辨。而宗廟之禮亂也。曰大夫盟。以君弱臣彊。而福

威之柄移也。吁。其嚴乎。

沈既濟書中宗曰：帝在房陵。孫之翰。范淳夫用其例。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沙隨程氏謂三子不以敬王之例書。居而引諸侯之

在他國者。其考春秋而未熟者歟。何云沙隨之引例。可謂精審。其曰帝在東宮者。於文義尤有礙。又作史必從實錄。嗣聖紀元。僅一月耳。今自甲申以至甲辰。皆冠以嗣聖。凡二十年。是又採孫氏西齋錄之僻論。而以無為有。孔子修春秋。當不若是也。朱文公詩以

為范太史受說伊川。然既濟之議。乃其始也。

大雩。大閱。大蒐。肆大眚。凡以大言者。天子之禮也。書魯之僭。月令曰：大雩。帝。天子雩。上帝。諸侯雩。山川。經書大雩。二十有一。非禮也。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原注：諸侯雩。上帝。於是季氏旅泰山矣。

溴梁之盟。大夫無君。申之會。諸侯皆狄。春秋之大變也。有雞澤之盟。而後有溴梁之盟。有宋之盟。而後有申之會。君臣夷夏之分。

謹其微而已

諸侯之主盟自齊桓始也。北杏、鄆之會，魯不至。及幽之盟而始會焉。則魯不亟於從霸也。夷狄之主盟自楚靈始也。申之會，魯不至。及遠啓疆之召而後如楚焉。則魯不亟於從狄也。故曰魯一變至於道。

幽王之尹氏不能世吉甫之賢而秉國不平。西周所以夷於列國也。景王之尹氏又世太師之惡而私立子朝。東周所以降於戰國也。

魯秉禮之國也。大夫不止僭諸侯而旅泰山以雍徹。僭天子矣。陪臣不止僭大夫而竊寶弓祀先公。僭諸侯矣。

左氏

三傳皆有得於經而有失焉。左氏善於禮。何云左氏言禮多誤公羊善於讖。穀

梁善於經。鄭康成之言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

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范武子之言也。左氏之義有

三長。二傳之義有五短。劉知幾之言也。左氏拘於赴告。公羊牽

於讖緯。穀梁窘於日月。劉原父之言也。左氏失之淺。公羊失之

險。穀梁失之迂。崔伯直之言也。左氏之失專而縱。公羊之失雜

而拘。穀梁不縱不拘而失之隨。鼂以道之言也。事莫備於左氏

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誣。何云誣亦當為巫或失之亂。或

失之鑿。胡文定之言也。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

必實。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葉少蘊

之言也。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朱文公

之言也。學者取其長，舍其短，庶乎得聖人之心矣。啖趙以後，憑私臆決，甚而闢東三傳，是猶入室而不由戶也。

呂成公謂左氏有三病：周鄭交質，不明君臣之義；一也。以人事傳會災祥；二也。記管晏之事，則善說聖人之事，則陋；三也。王介甫

疑左氏為六國時人者，十一事。原注介甫左氏解一卷其序謂為春秋學餘二十年，館閣書目以為依託。

漢武帝好公羊，宣帝善穀梁，皆立學官。左氏嘗立而復廢。閣云：止令選高才生

二十人教以左氏，未嘗立學官。立學官乃光武因陳元之言，然旋立旋廢。賈逵以為明劉氏之為堯後，始得立

不以學之是非，而以時之好惡，末哉漢儒之言經也。

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其田氏篡齊之後，之言乎？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其三卿分晉之後，之言乎？其處者為劉氏，其漢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何云：以處者為劉氏，為後儒所附益者，孔氏正義已劇論之。若使為劉歆輩附益，則班固去歆不遠，肯著之高祖紀乎？皆非

左氏之舊也。新都之篡，以沙麓崩為祥，釋氏之熾，以恒星不見為證，蓋有作俑者矣。

正義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愚嘗攷和帝元興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眾終於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二誤也。章帝之子為和帝，先後失序，三誤也。釋文序錄亦云：元興十一年，皆非也。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禮孔子之言也。東方曼倩杜元凱皆用之。

老泉論云：婦人有諡，自周景王穆后始。愚按魯惠公聲子已有

諡在春秋之初。

閻云：按文姜亦不從夫諡，金仁山謂特諡為文也。計必有秀慧之質，展唯之才者。

叔仲對羽數服杜之說不同。服虔云：天子八八，至士二八，則每侖

八人杜預云天子六十四人。至士四人。則人數如其佾數。宋太常傅隆以杜注為非。謂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為列。何云章昭晉語注云。八人為佾。備八音也。降殺以兩。減其二。列爾。預以為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劉原父謂士無舞。特牲少牢皆士禮。無用樂舞之儀。

石碣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公羊傳。公子翬曰。吾為子口隱矣。荀子周公曰。成王之為叔父。穆天子傳亦云。穆滿皆生而稱諡。紀事之失也。

富辰言周公封建親戚。凡二十六國。成鱣言武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原注史記云。文武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與此同。荀子謂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漢表謂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

餘。後漢章和元年詔。謂周之爵封。千有八百。姬姓居半。當以成鱣之言為正。皇甫謐亦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國云按富辰首舉國名。皆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明十六人。何以云成鱣十五人。當為正。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名臣之言。可訓萬世。蓋祁子之學識。見於沐浴佩玉之時。衛多君子。淵原有自來矣。

原繁曰。臣無二心。天之制也。此天下名言。萬世為臣之大法。西山讀書記取之。博議貶繁。恐未為篤論。

鄭伯謂燭之武曰。若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觀魏受禪碑。唐六臣傳。利菑而樂亡者有矣。

君之於民亦曰忠。季梁云：上思利民，忠也。子之於親亦曰慈。內則云：慈以旨甘。聖賢言忠，不顯於事君；為人謀，必忠於朋友；必忠告事親，必忠養以善，教人以利及民，無適非忠也。

素問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注謂立首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閏於相望之後，此可以發

明左氏正時之義。

何云回曆有閏日而無閏月似本之此

通鑑外紀目錄云：杜預長歷既違五歲，再閏，又非歸餘於終，但據春秋經傳考日辰朔晦前後甲子不合，則置一閏，非歷也。春秋分記云：長歷於隱元年正月朔則辛巳，二年則乙亥，諸歷之正皆建子，而預之正獨建丑焉。日有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彊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劉義叟起漢元

以來為長歷通鑑目錄用之

王貳于號，王叛王孫蘇曰貳曰叛，於君臣之義失矣，不可以訓。通鑑書燕叛齊而大事記非之，書蜀漢寇魏而綱目非之，書晉寇

梁而讀史管見非之，況天子之於臣乎。

燕叛用孟子

晉假道於虞曰翼為不道，入自顛輪伐鄭三門，杜氏以翼亭為翼

國，嘗考之東漢西羌傳，渭首有翼戎，史記云秦武公伐而縣之。

漢天水郡之翼縣也。

閩云按杜注翼即晉之翼亭，最是王氏以爲漢翼縣，則今伏羌縣也，距虞千有餘里。

入顛輪者

蓋翼戎。

原注前此號公敗犬戎于渭汭，蓋亦渭首之戎，但秦之縣翼在晉假道於虞之前，蓋其餘種也。

晉自有翼邑。

原注翼缺爲縣

復與之翼

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生之一字，與樂記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孟子樂則生矣，之生同。溫公省試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論以生爲活其說以爲民受天地之中則能活也朱文公謂此說好

楚箴曰民生在勤生如生於憂患之生蓋心生生不窮勤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怠焉則放放則死矣故公父文伯之母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

古者以德爲才十六才子是也如狄之酆舒晉之知伯齊之益成括以才稱者古所謂不才子也

禹鯀之子也史克於鯀曰世濟其凶而於禹曰世濟其美論其世則鯀非美也於此見立言之難

貴而能貧張文節司馬公有焉能賤而有恥劉道原陳無已有焉楚有夏州以夏變夷衛有戎州以夷變夏

何云夏州蓋以志夏徵舒之伐也而豈用夏之謂乎戎州則其

地或故有戎焉未可因其名而罪衛
蒯賁固云我姬姓也何戎之爲

管子大正篇管仲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臣毋國勞毋專子祿士庶人毋專棄妻毋曲隄毋貯粟毋禁林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孟子所謂五禁略見於此呂成公曰如內政之類桓公於五命之戒亦未免有所犯故左氏隱而不書使後世不知桓公躬言之而躬自蹈之也說苑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亦五禁之意傳記不載

趙襄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韓非子曰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

曰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命此即趙衰事也

杜預解傳云諸侯諒闇國事皆用吉禮議太子服云高宗無服喪之文唯稱不言而已飾經舞禮不可以訓

伯宗伐潞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樂毅伐齊曰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羊祜伐吳曰若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眾長江未可窺也此皆兵家權謀惟恐人之遷善豈所謂以善養人者哉

西陸朝覲其說有三服氏謂春分奎晨見東方杜氏謂三月奎朝見鄭氏謂四月昴朝見爾雅西陸昴也劉炫云鄭為近之詩三星在天其說有二毛氏以為參十月始見鄭氏以為心三月見

燕昭之於齊復仇之師也不乘齊落之逆道昭王之志難伸也何可輕貶樂生

東方朱文公從鄭說

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

一游一譽為諸侯度原注孟子注引范宣子豫焉范字誤

宋伯姬先儒謂婦人之伯夷左氏謂女而不婦非也陸淳又以為非可繼可傳之道胡文定譏之謂以此卜其貪生惜死不知命矣愚謂淳黨叔文而不羞由其不知命也

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是人臣生而諡也

何云杜氏注云皆未死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而言之近得不全宋槧本作皆死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言之少一字而義尤協意尤明似勝王氏所據之本又云蓋出於湯自云

吾武甚矣魏明帝有司奏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是人君生而諡也

蔡墨曰國有參龍氏有御龍氏後漢有侍御史擾龍宗豈其苗裔

歟

甯殖愧諸侯之策賈充憂謚傳其惡不可揜也是以知可欲之謂善。

左氏曰先二子鳴莊子曰子以堅白鳴昌黎送東野序言鳴字本於此。

人生求富而子文逃之富人之所欲而晏子弗受庶幾乎無欲矣僑不以防怨為善而怨自弭故僑與鄭俱昌斯以分過為忠而過益彰故斯與秦俱亡。

韓非曰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李斯曰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愚桀襄九年宋樂喜為司城以為政即子罕也左氏載其言行檀弓亦稱之賢大夫也宋世家無子罕劫君之事非斯乃與田常並言不亦誣乎戰國

策謂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此即左氏分謗之事司城宋之司空也宋無兩子罕則非斯之言妄矣史記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漢書作子冉文穎注以子冉為子罕皆所未詳。

臧文仲廢六關家語云置六關注謂文仲置關以稅行者故為不

仁何云置之為廢猶治之為亂香之為臭古人用字多如此

氣志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以言命多福自我求哲命自我貽故聖賢可以言天天者理而已以襄弘為違天是人臣不當扶顛持危也以楚克有陳為天道是夷狄可以猾夏亂華也

原注趙氏震揆曰左氏之害義未有甚於記女寬之論襄弘也自昔聖賢未嘗以天廢人殷既錯天命王子則曰自靖自獻周天命

不又大夫則曰龜勉從事治亂安危天也危持顛扶人之天也以忠臣孝子為違天則亂臣賊子為順天矣而可哉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莒

弘乃長衛侯於盟考之春秋是年三月會于召陵蔡侯已在衛

侯之上矣五月盟于皐鼬不序諸侯經無長衛之交傳未足信

也闕云按盟與會不同盟較會之次為重傳固云乃長衛侯于盟非會也會在召陵蔡固在衛上盟在皐鼬衛則在蔡上異地復異事王氏於此析猶未精

韓詩外傳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

子弗甫何孫魯孔止命爾為司寇原注古重世族故命必以祖

文選補亡詩蕩蕩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辯亡論旋皇輿於夷庚注

引繁欽辨惑吳人以船楫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庚者藏車之

所愚按左傳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也二字

出於此選注誤

齊伐晉入孟門孟門山在慈州文城縣闕云胡渭生曰唐文城縣即今山西平陽府吉州此孟門則近朝歌

杜注以為隘道非文城河中之石槽山也林成己春秋論謂孟門即孟津誤矣晉裴秀客

京相璠撰春秋土地名其說多見於水經注

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

受其咎呂文靖於李宸妃之喪其意本於此

衛公叔發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集注云公孫枝蓋

傳寫之誤闕云按鄭氏注檀弓亦云名拔或作發

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驕定八年傳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

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

籍止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豈即斯人歟家語作顏刻孔子世

家云過匡顏刻為僕古者文武同方冉有用矛樊遲為右有若

與微虎之宵攻則顏高以挽疆名無足怪也

攻媿跋語用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迂齋引熙寧八年舊弼韓富文

三公之對愚攷春秋釋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於

是乎在舉不以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

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勳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原注見正義攻

媿之言本此原注嘉熙庚子愚試胄聞王圖南發策亦用此二語

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二凡其義不

異故也隋志有春秋五十凡義疏二卷

魏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杜氏謂靡夏

遺臣事羿者真文忠辯之曰靡忠於王室如此考其本末乃事

相非羿也豈有夏之忠臣而肯事羿者哉張宣公曰若靡可謂

忠之盛者矣爾云按靡于后羿被殺後始奔有鬲氏故曰會事羿注非無因

師曠驟歌北風又歌南風服氏注北風無射夾鍾以北南風姑洗

南呂以南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

讒鼎之銘服氏注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

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正義謂二說無據愚考韓子

說林曰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贖往齊人曰贖也魯人曰真也

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新序呂氏春秋皆曰岑鼎二字

音相近然則讒鼎魯鼎也明堂位魯有崇鼎服注不為無據

謂之鄭志以明兄弟之倫謂之宋志以正君臣之分

宋人取長葛經以為冬傳以為秋劉原父謂左氏雜取諸侯史策

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

公羊疏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

今學何云以其中經古文故謂之古學公羊家已行於世以今文教授故謂之今學楊氏疏謬矣是以五經異義云古

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鄭眾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

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賈逵作長義四十條云公羊理短左氏

理長魏鍾繇謂左氏為太官公羊為賣餅家

權載之問左氏云夏五之闕良人之占名對也

史趙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魯語幕

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韋昭注云幕舜之後虞思也為夏

諸侯鄭語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注亦以為舜後虞

思按左氏則幕在瞽瞍之先非虞思也

閻云金仁山前編亦辨舜出於虞幕祖顓頊不祖黃帝

穆有塗山之會注在壽春東北說文龠會稽山一曰九江當龠也

民以辛壬癸甲嫁娶按漢地理志九江郡當塗應劭注禹所娶

塗山侯國有禹虛蘇鶚演義謂宣州當塗誤也東晉以淮南當

塗流民寓居于湖僑立當塗縣以治之唐屬宣州漢之當塗乃

今濠州鍾離也

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呂氏春秋云孔子徑庭

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說文云孔子

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

則孚勝初學記引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玉也

原注下與說文同其即季

孫之事歟

范武子之德本於家事治宣子不能守家法乃縱女祁之惡信子

鞅之讒錮逐欒盈幾危晉國忝厥祖矣再傳而吉射亡宜哉

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子贛之責公孫成也劉歆亦少愧哉

猶秉周禮齊猶有禮觀猶之一字則禮廢久矣

呂向注雪賦曰隱公之時大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為豐年桓公之時平地廣一丈以為陽傷陰盛之證按左氏於隱公云平地尺為大雪不言是歲大熟桓公事無所據其說妄矣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建酉之月而雪未聞其廣一丈也

柳子晉問魏絳之言近實則公室乃貧按左傳成六年此乃韓獻

子之言何云晉問自本水經注作雜文又與考證經史異用也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弄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曰離騷用弄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

列子載隨會知政羣盜奔秦趙襄子勝翟有憂色皆格言也而謂

隨會時有趙文子又謂孔子聞襄子之言其先後差齟凡諸子

紀事若此者眾說苑載祁奚救叔向以樂盈為樂達閻云樂盈史記作樂逞樂

達二字則傳寫之誤也○何蓋得之傳聞不見史冊故耳范宣子為范桓子皆誤

攷古編謂歐陽公論二帝三王世次差舛發端於杜佑通典核釋

例世族譜已有此疑則發端乃杜預也閻云按曹魏時博士張融難王肅亦以五帝非黃帝子孫相續

次者又前於預

雍熙中校九經史館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左傳諸儒引以

為證孔維謂不可按據杜鎬引正觀勅以經籍訛舛由五胡之

亂學士多南遷中國經術浸微今並以六朝舊本為證持以詰

維維不能對原注見談苑太平興國中校漢書安德裕取西域傳山川

名號字之古者改附近人集語錢熙謂人曰予於此書特經師授皆有訓說豈可曾臆塗竄以合詞章原注見晏元獻公書觀鎬熙之言則經史校讎不可以臆見定也周云按齊武帝賜晉安王子懋以杜預手所定左傳梁蕭琛得三輔相傳班固真本漢書

此一書當更奇○何云自靖康亂後北學益衰

前輩學識日新日進東坡詠三良其和淵明者與在鳳翔時所作

何云鳳翔所作本之康成議論夙殊呂成公博議論公孫敖二子及續說則謂

宗子有君道趙宣子使史駢送賈季帑則謂古人風俗尚厚博議非是可以見進德修業之功

齊晉楚之霸皆先服鄭范雎李斯之謀皆先攻韓蓋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在魏曰制在鄭曰虎牢在韓曰成臯魏執恃險而鄭取之鄭不能守而韓滅之韓又不監而秦并之秦之亡也漢楚

爭之在德不在險佳兵者好還信夫

周云按戰國策三晉既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曰分地必取成臯韓王曰

成臯石澗之地也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百里之歷而動千里之權者地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是成臯不待鄭亡久入晉矣

欲治國者先齊家家之不齊莫甚於魯衛觀詩可見已衛不足言

也魯自括戲之爭而桓宣皆篡兄矣自文姜之亂而哀姜襲其

跡矣自成風事季友而敬嬴事襄仲矣

何云內言不踰闕成風聞季友之繇而事之非家法也然宋儒

不察文義遂使與共仲通於哀姜同科則誣古良臣矣襄仲雖有弑嗣君之大惡亦非悉于敬嬴也

家法不修故曰魯衛之政

兄弟也然衛多君子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風化猶嫩也畏清

議者亦曰何以見魯衛之士政治雖濁風俗不衰與漢之東都

同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曲禮注云生者不相辟各衛侯名惡

大夫有石惡

何云疏謂石字乃名之誤謂齊惡也閻引之

君臣同名春秋不非理道要訣

云自古至商子孫不諱祖父之名周制方諱原注夷狄皆無諱漢宣帝詔

曰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則生而稱諱矣何云生而稱諱

自漢宣始博議謂名子者當為孫地出顏氏家訓

河圖曰崑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為河故晉文公投璧

于河曰有如白水何云此不足憑宏詞人俗習如此

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荀彧以此勸曹操迎獻帝原注或之言曰晉文公納周襄

王而諸侯景從豈誠於為義者故曰譎而不正淮南之書謂晉文得之乎

閨內失之乎境外非也辰嬴之事閨內之法安在哉詩於衛風

木瓜猶美齊桓而唐風不錄晉文亦以是夫

介之推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君子之潛也名不可得聞先儒謂召

平高於四皓何云召平嘗事秦晚年失侯為漢相之客惡得賢申屠蟠賢於郭泰

邵子曰修夫聖者秦穆之謂也蓋取其悔過自誓胡文定謂文四

年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尸子稱穆公明於聽獄斷刑

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不敏使民入於刑寡人與有戾焉二三

子各據爾官無使民困於刑此雖大禹之泣辜無以過以此坊

民猶有立威於棄灰者

楚之興也筮路藍縷其衰也翠被豹舄國家之興衰視其儉侈而

已

樂王鮒毀叔向以平公不好賢也梁止據不毀晏子以景公好賢

也原注劉貢父詩云二臣皆從君者易地則皆然顧子曰昔梁止據之諫

景公也於房晏嬰之諫景公也於朝然晏嬰之忠著於竹素梁

止之佞于今不絕原注顧夷義訓唐志在儒家梁止據豈能諫景公哉斯言謬

矣。

或求名而不得。如向戌欲以弭兵為名。而宋之盟其名不列焉。或欲蓋而名章。如趙盾偽出奔。崔杼殺太史。將以蓋弑君之惡。而其惡益著焉。推此類言之。可見謹嚴之法。求名非謂齊豹名章。不止三叛也。

孫邵論春秋無賢臣。蓋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能正君。以尊王室。此孟子所以卑管晏也。

周之替也。自原伯魯之不說學。秦之亡也。自子楚之不習誦。

史墨對趙簡子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曰。君臣無常位。自古已然。簡子在晉。猶季氏在魯也。史墨之對。其何悖哉。張睢陽責尹

子奇

閻云尹子奇校通鑑當作令狐潮

曰。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今天或者大警晉也。畏而能自修者也。雖晉之疆能違天乎。怠而不自彊者也。

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王魏公之於寇萊。公曰。不可學他。不是。

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離國所託也。則隱斯言也。蓋有聞於君子矣。背君父以覆宗國者。不狃之罪人也。

齊人歌曰。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春秋之季。已輕儒矣。至戰國而淳于髡有賢者無益之譏。秦昭王有儒無益之問。末流極於李

斯。

申包胥似張子房。天下士也。楚破矣。請秦師以却吳。韓亡矣。借漢兵以滅秦。其相似一也。入郢之讎未報。則使越為之謀。以滅吳。

原注見吳語韓王成之讎未報則從漢為之謀以滅項其相似二也楚君既入而逃賞漢業既成而謝事其相似三也自夏靡之後忠之盛者二子而已然楚國復興而韓祀不續天也子房之志則伸矣我思古人唯漢諸葛武侯可以繼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其志一也若梁之王琳唐之張承業功雖不就抑可以為次矣不當以功之成否論時春秋亡國五十二未見其人也遂之四氏僅能殲齊戍其亡而復存者唯一包胥豈不難哉太史公傳伍員而不傳包胥非所以勸忠也戰國策楚莫敖子華曰昔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楚冒勃蘇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蹶穿膝暴七日而薄秦朝鶴何云鶴閣校作雀疑善本雀字之訛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秦遂出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原注左氏作滿

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大敗之楚冒勃蘇即申包胥也豈盼冒之裔楚之同姓歟淮南修務訓云申包胥贏糧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關躡蒙龍歷沙石蹶達膝曾繭重眊七日七夜至於秦庭鶴跣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黑涕液交集以見秦王亦與子華之言同所謂莫敖大心深入吳軍而死以左氏考之即左司馬戍也戍者葉公諸梁之父也諸梁定白公之亂不有其功而老於葉其聞包胥之風而師法之歟

邾文公之知命楚昭王之知大道惠王之知志其所知有在於卜祝史巫之外者禪竈言鄭之將火或中或否子產謂焉知天道梓慎言魯之將水昭子曰旱也秋大旱如昭子之言亦非知天

者也。故聖人以人占天。何云揚子語

鉏麇之於趙宣子，沐謙之於司馬楚之，誠敬之感人至矣。商君載

甲操戟，李林甫重關復壁，不亦愚乎？何云如費禕者又可戒也

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所以訓寅畏，防怠忽也。災異古史官之職。

何云周官馮相氏保章氏敘于太史小史之後，內史外史之前，則其職之相關可知矣。隕石六鵠，宋襄以問周內史。

有雲夾日，楚昭以問周太史。在漢則太史公掌天官，張衡為日

官。我朝舊制，太史局隸秘書。凡天文失度，三館皆知之。淳熙中

熒惑入斗，同修國史李燾類次漢元鼎至宣和四十五事以進。

熒惑犯氏，秘書丞蔣繼周言氏者邸也。驛傳宜備非常，不淹旬

都進奏院災，蓋每有星變，館吏以片紙錄報，故得因事獻言。自

景定後，枋臣欲抹殺災異，三館遂不復知。甲子彗星，何云景定五年宮中

見之，乃下求言之詔，則蒙蔽可見。壬申地生毛，何云咸淳八年明年失襄

陽災異，其可忽哉？為人臣不知春秋之義，其禍天下極矣。叔輒

所以哭日食也。

宋襄求諸侯而敗于泓，楚靈卜得天下而辱於乾谿。淮南子曰：侯

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

臧孫於魯曰：國有人焉，師慧於宋曰：必無人焉。襄仲於秦曰：不有

君子，其能國乎？有士五人。晉文所以霸也。有大叔儀，有母弟鱄。

衛獻所以入也。有趙孟，有伯瑕，有史趙，師曠，有叔向，女齊，晉所

以未可媮也。曰：子無謂秦無人，曰：無善人，則國從之。國之存亡

輕重，視其人之有無而已。舜有臣五人，武王有亂臣十人，殷有

三仁，周有八士，之人也。始可謂之有虞，有宮之奇，項有范增，不

能有其有矣。魏之窺吳，則曰彼有人焉。賈生言天下倒懸，則曰

猶為國有人乎。此皆以人為盛衰也。何云以賈生之言終之。深傷時無王導謝安也。

隱公之大夫多不氏，猶可言未命也。宋昭公之大夫多不名，則說

者不一矣。

春秋誅亂臣賊子，左氏謂稱君，君無道也。穀梁謂稱國以弑其君，

君惡甚矣。安定先生曰：是啓亂臣賊子之言也。其為害教大矣。

宗人豐夏之守禮，聖人遺化也。後世犯葵丘之禁者多矣。漢之劉

輔，魏之棧潛，我朝之鄒浩，守經據古，其有魯宗人之風乎。閣云按劉輔、魏之棧、鄒浩，皆漢之賢臣也。

夫差之報越，其志壯矣。燕昭報齊，似之。取其大節而畧其成敗，可

也。慕容盛之討蘭汗，其言曰：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

目當世。君子猶有取焉。況吳乎。

周之大寶，鎮河圖大訓，列焉。易象在魯，三墳五典在楚。周不能有

其寶矣。然而老聃之禮，長弘之樂，文獻猶存。何云此指趙復姚攄許衡之徒言之。及王

子朝以典籍奔楚，於是觀射父倚相。何云左史倚相子朝以前人。皆誦古訓以華

其國，以得典籍故也。區區一鼎，與懷璧同。其能國乎。

古之謀國者，知彼知己，如良醫察脈。如善奕觀棋。德刑政事典禮

不易。楚自克庸以來，此晉臣之知楚也。晉君類能而使之。此楚

臣之知晉也。皆以紀綱風俗知之。楚自邲之後，晉自蕭魚之後，

精神景象非昔矣。

請討陳恆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不

從，然後託之空言。

杜氏注云：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史記載夫子之言曰：夫魯父母

輔諫成帝不立五后棧潛諫文帝不立郭貴壻為后

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此夫子之訓也

仲子有文在手曰為魯夫人成季唐叔有文在手曰友曰虞正義

云石經古文虞作夂魯作表手文容或似之友及夫人當有似

之者閻云吾鄉張文潛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表故以為名而字文潛陸務觀云

藝文志春秋虞氏微傳二篇按劉向別錄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

荀卿卿授張蒼然則張蒼師荀卿者也左氏傳漢初出蒼家亦

有功於斯文矣浮丘伯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受詩是為魯詩

經典序錄根牟子傳趙人荀卿子荀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是為

毛詩荀卿之門有三人焉李斯韓非不能玷其學也原注毛詩傳以平平為辨

治又以五十矢為束皆與荀子同

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古之格君心者必以儉董仲舒

對策乃謂儉非聖人之中制公孫弘亦云人主病不廣大舒弘

正邪雖殊而啓武帝之侈心則一何云董子乃言不可無制度文章與弘言殊也

伯宗好直言而不容於晉國武子好盡言而不容於齊小人眾而

君子獨也漢士習於諂諛而以汲長孺為戇朱游為狂晉士習

於曠達而以卞望之為鄙君子之所守不以習俗移也

列國大夫之無君晉為之也會于戚而不討孫林父會于夷儀而

不討崔杼會于適歷而不討季孫意如君臣之義不明而大夫

篡奪之禍晉自及矣晉語趙宣子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宣

子能言之而躬自犯之

寺人披之斬祛芊尹無宇之斷旌其讎一也披請見而晉文讓之

無宇執人於宮而楚靈赦之楚靈之量優於晉文矣漢高帝之

救季布魏武帝之免梁鵠吳景帝之遣李衡皆有君人之量

楚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荀林父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

謂范鞅也一以喪師一以失諸侯書曰人惟求舊何云新謂任未久非驟居執政之謂

也○閣云林父從政在本月范鞅從政僅十日

以近事為鑒則其言易入申叔豫以子南戒遠子馮是也告君亦

然樊噲諫高帝曰獨不見趙高之事乎爰盎諫文帝曰獨不見

人鏡乎

劉炫謂國語非止明作原注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為楚語云雍子之為與傳不同傳云國語非止明作有一事而二文不同

葉少蘊云古有左氏左止氏太史公稱左止失明厥有國語今

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為左止氏則不得為一家文體亦自不

同其非一家書明甚左氏原注王荆公以為六國時人蓋左史之後以官氏者朱

文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為詳原注鄭漁仲云左氏世為

楚史司馬公謂左氏欲傳春秋先作國語國語之文不及傳之精

也閣云按黃楚望書出極辨以左氏為楚人之非蓋均載晉楚之事辭意間多與晉而抑楚是也

臧文仲以玉磬告糴於齊見魯語容齋三筆書博古圖謂左傳無

玉磬之說非也

晉語伯宗索士庇州犂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畢

陽實送州犂于荆畢陽之孫豫讓見戰國策祖孫皆以義烈著

所謂是以似之者太史公不書於傳故表而出之

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弗聽知果別族于太

史為輔氏原注通鑑取此戰國策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

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知過言之不聽出更其姓

為輔氏

原注韓非子同云更其族

知過即智果也。二說之先後不同。

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

原注注騷愁也離畔也

伍舉

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揚雄為畔牢愁，與楚語注

命。

皇王大紀景王二年

原注襄三十年

楚公子圍至晉，晉趙武子鞅鳴玉以相。

按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蓋楚昭王

時，鞅者武之孫也。今以王孫圉為公子圍，以鞅為武之子，皆誤。

古者孫以王父字為氏。子產子國之子，國語謂公孫成子。左傳謂

公孫僑

原注子產之子始為國氏

致堂作子產傳曰：國僑非也。

鄭語依味歷莘。史記鄭世家注：莘作華。水經注：黃水逕華城西。史

伯曰：華君之士也。韋昭曰：華國名。秦白起攻魏，拔華陽。司馬彪

曰：華陽在密縣。括地志：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可以證今本

之誤。

原注按下文前華後河則上文當作華。何云明道本前華後河

晉語：竇犢對趙簡子曰：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

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味其言見其賢矣。史記孔子將西

見趙簡子，聞竇鳴犢之死，臨河而歎，索隱云：鳴犢犢字，通鑑外

記於周敬王二十八年，書簡子殺鳴犢三十年，書竇犢對簡子

誤也。

江端禮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

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也。然子厚非國語，而其文多以國語為

法。

明人駁駁漫錄尤為可怪，其名却在此

古以一句為一言。左氏傳子太叔九言，論語一言蔽之曰：思無邪。

秦漢以來乃有句稱今以一字為一言如五言六言七言詩之

類非也閣云按戰國策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是古以一字為一

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牧注孫子曰歲為善星不

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德嘉定中日官言五福太一臨吳分

真文忠公奏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并晉之

卻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

子產鑄刑書趙鞅荀寅鑄刑鼎至鄧析竹刑則書於竹簡矣然甫

刑云明啓刑書其來已久漢杜周傳不循三尺法注謂以三尺

竹簡書法律也宋博亦云奉三尺律令以從事鹽鐵論乃云二

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蓋律書以二尺四寸簡舉其大數謂之

三尺曹褒新禮寫以二尺四寸簡漢禮與律合同錄其制一也

趙襄子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說苑談叢云能忍恥者安能

忍辱者存呂居仁謂忍詎一字古之格言學者可以詳思而致

力何云杜有道妻嚴氏與有道從子預書云忍辱至三公

內有疑妻之妾此官亂也庶有疑室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

臣此國亂也管子之言即辛伯之諗周桓公也然管子能言之

而不能格齊桓之心

朱子曰左氏之失在以成敗論人愚嘗觀蔡邕獨斷引王仲任曰

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閣云按與論衡不韓文公

謂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常君子得福為常而小人

得福為不幸亦仲任之意斯言可以正左氏之失

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

為多文辭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正義謂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

是謂一終一星終也今俗語云一匝淮南子以數雜之壽憂天下

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原注文子作數集注雜匝也人生子從

子至亥為一匝原注俗語出於此

或以益為皐陶之子列女傳墨子生五歲而贊禹曹大家注皐陶

之子伯益也原注李邕為李思訓碑云墨子贊禹甘生相秦墨與皐陶林少穎謂伯益即伯翳其後

為秦臧文仲聞六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使皐陶猶有後

於秦則文仲之言不若此之甚也原注列子夷堅聞而志之服虔注即庭堅也

發不恤緯齊女有禮漆室女憂君況委質為臣者乎原注列女傳魯漆室女韓詩外傳云

魯監門之女嬰 昔婦投紡復其夫之讎而不和有君與不恤緯者異矣○何云婦以夫為天

漢世祖罷郡國都尉何云讀後漢書深以此為光武之失晉武帝去州郡武

備其害皆見於後唐穆宗之銷兵則不崇朝而變生焉故曰誰

能去兵何云厚齋蓋傷宋初防節鎮尾大之禍制其兵權卒也外患疊乘莫之能禦也

劉知幾曰能言吾祖郊子見師不識其先籍談取誚鄧名世曰春

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衆仲晉有胥臣原注見晉語鄭有行人子耳皆

能探討本源自炎黃而下如指諸掌原注鄭漁仲曰世本公子譜一書皆本左傳○何云觀漁仲此論則世本

雖亡猶不亡也

子皮曰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程子謂君子之

志所慮者豈止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

不遑恤其身

莊公寤生。風俗通云。俗說兒墮地未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

黃池之會。王孫維曰。必會而先之。吳晉爭先。維之謀也。然不能救

吳之亡。故呂氏春秋曰。吳王夫差。染於王孫維。太宰嚭。然則維

亦詔之流耳。開云抄本雜作駱合於越絕書。侗云案明道二年所刊國語亦作維。

晉有四姬。鄭子產有男女辨姓之言。考之穆天子傳。穆王有盛姬

蓋周禮之壞。自王朝始。諸侯何誅焉。

叔向習春秋。為平公之傅。而不能諫四姬之惑。何也。曰。正己則可

以格君心之非。叔向娶於申公巫臣。氏違母之訓。而從君之命。

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自反而不縮。其能正君乎。先儒有言。寡欲

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

季武子曰。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公室之卑。私言於晏嬰。杞田

之治。僅及於侵小。師保固如是乎。

魯用田賦。仲尼曰。有周公之典。在晉鑄刑鼎。仲尼曰。晉國將守唐

叔之所受法度。周公之典。唐叔之法度。魯晉所以立國也。是以

漢循高祖之法。則治。唐變太宗之制。則亂。原注夏有典則。商云成憲。周云舊章。

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或謂克己復禮。古人所傳。非出於仲尼

致堂曰。夫子以克己復禮為仁。非指克己復禮即仁也。胥臣曰。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蓋左氏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

用。而輒有更易。穆姜於隨舉文言。亦此類。

晉語。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原注注大夫夫稱主。優

施謂里克妻曰。主孟昭我。原注注大夫之妻稱主。左傳。醫和謂趙孟曰。主是

謂矣。魏戊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此大夫稱主也。齊侯使高張

來信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稱也禮主以稱
得民注云主謂公卿大夫是大夫稱主周之制也史記甘茂傳樂羊拔中山魏文侯示之謗書
樂羊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
於范臺魯君曰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
魏以大夫為諸侯故猶稱主君

困學紀聞卷之六

後學 汪 扈 校刊

困學紀聞卷之七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公羊

漢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為儒者宗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二
言得夫子心法太史公聞之董生者又深得綱領之正嘗攷公
羊氏之傳所謂識緯之文與黜周王魯之說非公羊之言也蘇
氏謂何休公羊之罪人晁氏謂休負公羊之學五始三科九旨
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皆出於何氏其墨守不攻而破矣

筆談曰史記年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即位纂例隱公下注云
惠公三年平王東遷不知啖趙得於何書鹽石新論以為啖趙
所云出何休公羊音訓當作平王東遷三年惠公立此休一時

記錄之誤。安定謂平王東遷，孝公之三十七年也。明年惠公立，春秋不始於孝公。惠公者，不忍遽絕之，猶有所待焉。歷孝踰惠，莫能中興，於是絕之，所以始於隱公也。

漢以春秋決事，如雋不疑引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蕭望之引士句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丞相御史議封馮奉世，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顯之可也。皆本公羊。雖於經旨有得有失，然不失制事之宜。至於嚴助以春秋對，乃引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其謬甚矣。

左氏載曹劌問戰，諫觀社，藹然儒者之言。公羊乃有盟柯之事，太史公遂以曹沫列刺客之首。此戰國之風，春秋初未有此習也。

原注穀梁柯明曹劌公羊作曹子然則沫即劌也

此游士之虛語，而燕丹之用荆軻，欲以齊桓

待秦政，不亦愚乎。

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漢武用此義伐匈奴，儒者多以公羊之說為非。然朱子序戊午讜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吁，何止百世哉。

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讎者無時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公羊子大有功於聖經。

以祭仲廢君為行權，范甯已譏其失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若祭仲者，董卓司馬師孫綝桓溫之徒也。其可褒乎。

葵止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安定謂前則致王世子于首，止今又致宰周公于葵，止其心盈亦甚矣。穀梁以為美，非美也。孟子以為

盛有激而云。何云盛桓公正所以夷五伯也

以衛石惡為惡人。劉原父非之曰：董賢可謂賢乎？又以仲孫何忌為譏二名。新莽之制，其出于此歟？東漢之士，猶無二名者。闕云野客叢書

云後漢傳如蘇不韋字公先王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堯卿郭延年字公游此分明知其為二名者第尚洽王莽之禁寥寥耳

用致夫人。公羊以為姜氏。譏以妾為妻也。董仲舒謂成風先儒取之。仲舒說經蓋不泥於公羊也。晉江彪曰：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曾謂周禮在魯，其臣無一江彪乎？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仲幾之罪何？不襄城也。注云：若今以草衣城是也。漢五行志：董仲舒以為宋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襄城。顏注云：襄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按左氏傳：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又云：宋仲幾不受功。襄字當從漢志作衰。原注音初為反衰差也與左氏合。

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登來。何云隱五化我。何云桓六樵之。何云桓七漱

浣。何云莊三十一筍將。何云文十五踊為。何云僖十三詐戰。何云僖十三往黨。何云文十三往始。何云襄五于

諸。何云哀六累。何云桓二械。何云桓五如。何云隱元昉。何云隱二楛。何云桓二脰。何云莊十二之類是

也。闕云按化我行過無禮謂之化則我字非齊語筍將齊魯名竹篾曰筍不與下將字連踊為踊豫也不與下為字連詐戰詐卒也不與下戰字連往黨黨所也不

與上往字連往始殆疑也不與上往字連鄭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麴麩曰媒。何云

媒疾為戚。何云考工記麋為犖。何云畫續漚曰淩。何云僖氏椎為終葵。何云玉人

椎為為。手足擊為駮。何云引全菹為芋。何云士喪禮祭為墜。何云士虞禮題肩謂擊

征。何云月令滑曰澹。何云內則相絞訐為掉磬。何云內則無髮為禿。楊。何云明堂位棟

為相。何云樂記殷聲如衣。何云中庸祈之言是。何云緇衣之類是也。方言之異

如此則書之詰誓其可彊通哉。

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

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於己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公羊子之言天理民彝之正也左氏以為禮以為孝其害教最甚杜氏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於外內其悖理又甚焉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孟子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左杜而忘諸乎杜預在晉議太子之服謂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司馬公以為巧飾經傳以附人情原注預但知春秋衰世之禮而未知先王制禮之本也公羊長於左氏此其一端也

穀梁

穀梁傳序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

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孝經序襲其語

桓五年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注冀州則近京師按鄭之始

封在今京兆其地屬雍州東遷之後徙新鄭在今河南其地屬

豫州謂近京師則可謂在冀州則非或曰冀州中州也淮南子

正中冀州曰中土

閻云按陸形訓少室太室在冀州秦族訓周既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于冀州又中土高誘注曰冀州皆足為證

秦自殺之敗即楚見呂相絕秦故穀梁曰秦之為狄自殺之戰始

止齋曰楚之伯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為楚役

閻云按僖二十五年秦囚楚申公鬬

克以歸三十三年有殺之敗使鬬克歸楚求成此秦楚修好之始事也

伯宗攘輦者之善穀梁子非之董公遮說漢王趙涉遮說條侯繫

天下興亡安危之大幾用其言而不用其人何哉

何云李文饒平澤潞頗採用杜牧之

說而反出之于黃州

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所氏見於史者。漢有所忠。原注。食貨郊祀志。石慶司馬相如傳。

後漢有所輔。原注。獨行。劉茂傳。風俗通所姓。宋大夫華所事之後。魯有所

氏。非但出於宋也。然無駭。暈挾柔溺。宛先儒謂大夫未爵命於

天子不氏。則俠之氏為所非也。

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

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買遠注經云。此年仲尼生。昭

二十四年。服虔載買遠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為襄

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史記。

臧榮緒以宣尼生。庚子曰。陳五經拜之。然以年則公穀史記有

一年之差。以月則公穀有一月之差。今不可考。原注。云。按王氏後宋景瀛有孔子生卒歲月

辨一篇。生主公穀歲己酉。卒主左氏歲壬戌。相距則七十四年。與歷所傳孔子年七十二者不合。辭雖辨實不通。歷法近黃太冲以歷上推斷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建西

之月。二十七日。庚子。與羅泌路史。胸合。余亦推以歷。歎為定論。

侯國不守典禮。而使宰咺歸。賔。何云。隱元年。侯國不共貢職。而使石尚歸

賑。何云。定十四年。經書天王以是始終。蓋傷周而歎魯也。穀梁謂石尚欲

書春秋。曾是以為禮乎。

文中子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眾傳。蓋杜預屈經以申

傳。何休引緯以汨經。唯甯之學最善。

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與毛詩車攻

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

左傳正義云。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

之文。為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為苗除害。上以共宗廟。

下以簡集士眾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

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為田，何為田除害也。今白虎通義十卷無此語，豈亦有逸篇歟。然章帝會諸儒於白虎觀，正義謂明帝亦誤。

某或作△，出穀梁注鄧△地。

穀梁子或以為名赤，或以為名俶。

何云小顏藝文志注云名喜。○閻云趙氏損益義云名赤，見風俗通名俶字元始見

阮孝敘世錄

秦孝公時人。今按傳載尸子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

穀梁子為秦孝公時人，然不可攷。

原注漢書但云魯學

論語

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獨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曰：柳子謂孔子之

沒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常有師之號，是以稱子，其說非歟。曰：非也。此太史公采雜說之謬。宋子京、蘇子由辨之矣。孟子謂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朱子云：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貌之似哉。曰：有子不列於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也。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盍徹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孟，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孝弟，曰：禮，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論晏子焉知禮，則檀弓述之矣。荀子云：有子惡臥而碎掌，可以見其苦學。曰：朱子謂有子重厚和易，其然與。曰：

吳伐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與焉可謂勇於爲義矣非但重厚和易而已也曰有子曾子並稱然斯道之傳唯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之學也而有子之學無傳焉何歟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稱其彊識好古道其視以魯得之者有閒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弟務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會子者當自有子孝弟之言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無咎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孺子贛之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爲可皆非也唯論語所載爲是

春秋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張包周等並爲廟主今本作問社集解用孔氏說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亦不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

張衡思立賦匪仁里其焉宅今匪義迹其焉追注引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石林云以擇爲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商爲起子理明辭達也回非助我默識心通也

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集註取之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

能服也。

原注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閻云按此尤與舜有天下選于衆舉臯陶不言錯四凶引證合。

王景文曰。孔子見起證而知其未。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孟子見進證而知其極。故曰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邵氏見困證而知其窮。故曰苟有命世之人。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時難人難。不其然乎。

原注邵子之言見觀物篇

默而識之。朱子謂不言而存諸心。屢空不取虛中之說。恐學者流於異端也。

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績。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繫。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爲棠。則申棠申棖一人。

爾。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卽棠也。一人而爲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棖。申堂。今所傳禮殿

圖有申黨。無申棖。

閻云至明嘉靖九年始存棖去黨以合論語。

甘羅曰。項橐七歲爲孔子師。董仲舒對策。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項橐也。隸釋載逢盛碑。以爲后橐。孟康之說。未知所出。論語注疏無之。

師摯之始。鄭康成謂魯大師之名。大師摯。適齊。孔安國以爲魯哀公時人。康成以爲周平王時人。班固禮樂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大師摯以下八人於紂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犇者。

大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誤合兩

事為一。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

王時人也。諸說不同。橫渠從孔安國注。何云洋洋盈耳。蓋所謂吾猶及見之者也。當以孔注為正。

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

老彭。鄭注云。老聃彭祖。何云老聃之生在彭祖之後。不應反居其上。故朱子定從包咸之說。龜山曰。老氏以

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朱文公曰。以曾子問言禮證之。述而

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

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或古有是語而傳之列

子引黃帝書。即谷神不死章也。聃雖知禮。謂行之反以多事故

欲滅絕之。禮運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亦有此意。致堂曰。仲尼問

禮。或以證舊聞。或以絕滅禮學之故。振而作之。使於問答之際

有啓發。非以為師也。

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子見孔子者

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原注鹿邑屬亳縣。○圖云。按宋地理志。亳縣當作亳州。

不舍晝夜。釋文舍音捨。集註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云。洪引顏師

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

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

龐涓孫臏同學兵法。蘇秦張儀同學從衡。李斯韓非同學刑名。始

也。朋而終也。仇故曰。小人同而不和。比而不周。

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四教以文為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為後。自本而末。

互鄉童子則進之。闕黨童子則抑之。勉其學也。

草廬一言而定三分之業。一言之興邦也。夕陽亭一言而召五胡之禍。一言之喪邦也。

唐太宗文學館學士許敬宗與焉。裴晉公淮西賓佐李宗閔與焉。以是知佞人之難遠。

尹和靜云。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東淵

何云謂如言父慈子孝。加一則字失本義矣。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子和風

湯漢慶雲之氣象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泰

山巖巖之氣象也。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鄭注純黑繪也。側基反而釋文以鄭為下音

今讀者從上音如字非也。按儀禮疏古緇紵二字並行。緇布之

緇本字不誤。紵帛之紵多誤為純。周禮純帛注純實緇字。古緇

以才為聲。

原注釋文純則其反。依字從系。木詩行露箋。紵帛釋文云。紵音緇。依字系旁。木後人以才為屯。因作純。又丰詩箋云。士妻紵衣。儀禮純衣。

君子不以紺緇飾。孔氏注。一入曰緇。石林云。考工記。三入為纁。五

入為緇。七入為緇。緇在纁緇之間。爾雅。一入為纁。禮練衣黃裏

纁緣。練冠麻衣。纁緣。蓋孔氏誤以緇為纁。則緇不可為近喪服。

集註謂緇絳色。以飾練服。亦用孔注。

原注正義曰。一入為緇。未知出何書。又云。三年練。以緇飾衣。似讀緇為纁。當以石林之說為正。

馬融注論語云。所因謂三綱五常。大學衍義謂三綱之說始見於

白虎通。愚按谷永傳云。勤三綱之嚴。太玄永次五云。三綱得于

中。極天永厥福。其說尚矣。禮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有三綱之

言然緯書亦起於西漢之末。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路請禱。可以參觀。

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

原注與太極圖說同。何云周子蓋用其語爾其云日進故動亦名理也。

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大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此禮之見於書者也。解雅頌各得其所。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為周德之衰。大雅為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為首。而武次之。賚為第三。桓為第六。以所作為先後。以此攷之。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所作為先後者。詩未刪之序。

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為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為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補注義之遺。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即葉公所云也。

原注致堂曰。直躬猶曰正己。而呂氏春秋以為人姓名妄也。何云屬者字於下。則呂覽未始以為人姓名致堂自誤也。

周生烈子云。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駮以馳文塗。此上御也。謂五臣九臣。

文子曰。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奕之日問。

道聞見深矣。可以發明無所用心之戒。原注言無所用心之害。非以博奕為賢也。讀此章者當以韋昭

之論陶侃之言參觀

曹操祭橋玄文曰。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孔子謂子貢。吾與

汝俱不如也。按包氏解云。吾與女俱不如。何云操又云夏侯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孔子所謂吾與爾俱弗如也。

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董仲舒春秋繁露。四產得

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所以興周國。周書武寤篇。周云當作尹氏八士注云。武王賢臣。晉

語文王詢八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以仲舒與周之言攷

之。當在文武時。閻云按楊升菴以周書克殷解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為即仲忽命南宮百達遷九鼎即伯

東坡解孟莊子之孝為獻子。石林謂以獻子為穆伯之子。以惠叔

為惠伯。讀左氏不精。二者皆誤。原注致堂取蘇說而不辨其誤。○閻云穆伯即公孫敖。乃孟獻子之祖。獻子父文伯。名穀。叔服所謂穀也。食于者。惠叔名難。公孫敖次子。叔服所謂難也。收子者。至惠伯為叔仲氏。父公孫茲。祖叔牙。與惠叔從祖昆弟。小功服非一人也。

呂氏春秋不苟論曰。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

旦而問焉。注引論語夢見周公。原注孔墨並稱始於戰國之士。其流及於漢儒。雖韓退之亦不免。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釋

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何云孔子云。我則異於是。謂與逸民異也。安得朱張乃同乎。輔嗣注尤無稽。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介之推曰。言身

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古注亦有味。

論語疏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諡叔齊

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少陽篇未詳何書。原注真宗問陳彭年。墨允

墨智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胡明仲曰。少陽篇以夷齊為伯

叔之諡。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尚誰為之節惠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

沮溺荷蓑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充其類。然唯孔孟可以議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鵠之高翔。玉雪之不汙。視世俗徇利亡恥。饕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爲中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

呂氏春秋云。子路撿雉。得而復釋之。蓋因子路共之。而爲此說。朱文公集註引晁劉兩說。其字當爲拱執之義。

上蔡云。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本主無咎之說。

陸務觀云。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

爲力不同科。馬融解云。力役有上中下三種。原注五峯謂此說是。○何云五峯誤矣。不主皮句。當作何

解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五峯曰。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其長大。根莖

華實。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從初具乎一萌之內。而未嘗自外

增益之也。

原注用樂記區萌字音切

朱文公曰。林少穎亦說與黃祖舜如此。

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爲孔子。

卞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愚按荀子大畧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此可見其有勇也。

史記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注。漢書云。伯夷歌登彼西山。當以隴西爲是。石曼卿詩曰。恥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遜區。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都也。余嘗攷之。曾子書以爲夷齊死於

濟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又云子居河濟之間則曼卿謂

首陽在蒲為得其實原注澮水名左氏所謂汾澮

水一也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觀之而明為學之有本

荀子亦云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其觀於水也亦亞

於孔孟矣於此見格物之學術至錯會

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絜齋見象山

讀康誥有感悟反己切責若無所容前輩切己省察如此

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

說不與焉荀子勸學亦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

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原注經謂詩書

四勿九思皆以視為先見弓以為蛇見寢石以為伏虎視汨其心

也閔周者黍稷不分念親者莠蒿莫辨心惑其視也吳筠心目

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目陰符經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蔡

季通釋其義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六識

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

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大夫不言

而士言之於是有欲毀鄉校者有謂處士橫議者不知三代之

盛士亦有言責也何云三代之士在後世則一命之小臣也方為秀民而以言責自任是侵官矣此漢宋太學諸生析理不精過乎中而不

知夫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指微矣原注乙酉二月夢前宰輔

以太學所上書求余跋語夢中作此寤而識之何云前宰輔似謂陳宜中

非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

裳者謂深衣何云集註用其餘若三字九該括削其幅縫齊倍要見春秋正義原注集解不取

集註用。
鄭說。

孔門弟子唯言偃吳人而澹臺滅明南游至江史記正義蘇州南五里有澹臺湖儒林傳澹臺子羽居楚

韓非曰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食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食之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食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此雖與論語史記不同然亦夫子去魯之一事也

原注攷左氏傳郈叔孫之邑也

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董仲舒正身率下則可以事驕王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誣表安任隗以素行竇氏無以害故

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於彌子也不因小人而避禍叔向之於樂王鮒也朱博之黨丁傅福可求乎賈捐之之諂石顯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朱子以無垢爲雜學論語集註獨取審富貴安貧賤之語

陳仲猷曰逝者如斯夫道體無窮借水以明之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體無不在借鳶魚以明之葉仲圭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常人之心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豈常人之所無哉昏與明異而已矣仲猷仲圭皆余同年

王充云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仲長統云諷於舞雩之下愚謂以風爲諷則與詠而歸一意矣當從舊說

上蔡論語解引元澤云原注五元澤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

於今本史記趙良之言原注商君傳

集註遽伯玉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按左氏傳甯殖

當為甯喜何云出獻公孫林父甯殖借為之弑剽而獻公復入則甯喜一人之為然亦殖之遺謀也

史記循吏傳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與令尹子文

之事相類恐是一事圖云按孫叔敖為令尹于楚莊王十六年癸亥後七年莊王即卒叔敖死莊王時必無三相二去之事

范伯崇曰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止足以為史而不足以

為師

劉子謹獨篇曰顏回不以夜浴改容顏氏家訓曰曾子七十乃學

名聞天下皆未詳所出家語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非老而學

者

遽伯玉史記謂孔子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禮殿圖有之而唐宋

皆錫封從享公伯寮非孔子弟子乃季氏之黨致堂胡氏之說

當矣家語不列其名氏蓋自史記失之家語有縣亶字子象史

記索隱以為縣豐唐宋封爵皆不及焉禮記檀弓有縣子豈其

人與圖云按檀弓明著縣子之名曰瑣

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曰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按荀子法行

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原注非以狂狷為譏

無可無不可致堂謂以五字成文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世之

通儻不泥者纔足謂之無不可爾馬援以此稱高帝亦稔於常

談

夫子之割之席曾子之簞一於正而已論學則曰正心論政則曰

正身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善人周公所謂吉士也。有恒周公所謂常人也。

微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

原注蓋卽莊子所謂尾生。東方朔曰信若尾生。然尾生之信非信也。

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

原注釋文

陳自明以子見南子爲南蒯。以傳攷之。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而不通矣。聖人毋必。而鄉黨言必者十有七。記必爲之事也。其傳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陰疑於陽。必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著必然之理也。

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

原注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伯越是以戰國說客視子貢也。又列于貨殖傳以論語一言而

斷其終身可乎。子貢聞一以貫之。之傳與曾子同貨殖何足以疵之。

過則勿憚改。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勿欺也。皆斷以勿。蓋去惡不力。則爲善不勇。

孔門獨顏子爲好學。所問曰爲仁。曰爲邦。成己成物。體用本末備矣。

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卽詩常棣篇。孔子刪而不取。恐誤。

闕黨之童游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心之易放。

衛志心易放。卽尚非本病。

互鄉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是以知習之可移。

孝經

孝經序六家異同。今攷經典序錄。有孔鄭王劉韋五家。而無虞翻。

注原注有虞樂佑
東晉處士也

致堂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爲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晁子止謂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孔子自著也。今首章云：仲尼居，則非孔子所著矣。當是曾子弟子所爲書。馮氏曰：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乃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

古文孝經漢志書序謂出孔壁，而許沖上其父說文曰：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其說不同。

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荆公謂當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也。晁子止讀書志乃謂介甫阿其所好，蓋子止守景迂之學，以孟子爲疑，非篤論也。朱文公於孟子集註

取荆公之說

是何言與。司馬公解云：言之不通也。范太史說誤以言之不通也。五字爲經文，古今文皆無。朱文公集所載刊誤亦無之。原注近世所傳刊誤

以五字入
經文非也

孝經鄭氏注陸德明云：與康成注五經不同。今按康成有六天之說，而孝經注云：上帝天之別名。故陸澄謂不與注書相類。

荀子述孔子之言曰：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國有爭臣一人，則宗廟不輟。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與孝經稍異。

彭忠肅

何云子
壽謚

公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哀集格言爲五致錄。司馬公家範亦以五致類事，忠肅之書本於此。

國史志云孝經孔安國傳古二十二章有閨門篇為世所疑鄭氏

注今十八章相承言康成作鄭志目錄不載通儒皆驗其非開

元中孝明纂諸說自注以奪二家然尚不知鄭氏之為小同

王去非云學者學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從孝字原注慈湖謂古孝字只是

學字愚按古文韻學字古老子作孝教字郭昭卿字指作孝

不敢毀傷至不敢失於臣妾言不敢者九管子曰賢者行於不敢

而立於不能詩於文王仲山甫皆曰小心翼翼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之言也原注見東漢韋彪傳注

劉盛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

行乎蘇綽戒子威云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愚

謂梁元帝之萬卷不如盛綽之一言學不知要猶不學也何云蘇威

屈膝於王世充虧體辱親也至矣安能讀此一卷書哉

范太史孝經說曰能事親則能事神真文忠公勸孝文曰侍郎王

公原注蓋梅溪也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

能奉親即是奉佛

嚴父莫大於配天神宗聖訓云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

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原注自唐代宗用杜鴻漸等議明堂以考肅宗配上帝一時誤禮非祀無

豐昵之義

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而孝子之心昊天罔極未為孝

之終也曾子戰兢知免而易簣得正猶在其後信乎終之之難

也

困學紀聞卷之七

後學汪 厘 校刊

困學紀聞卷之八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孟子

孟子集註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為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第四章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吳伯豐以問朱文公文公荅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

趙氏孟子章指

何云章指二字始于郊卿

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為論語

無垢孝經解誤以臨深履薄為衛武公之詩致堂無逸傳誤以

不解于位為洞酌

原注吳才老書禪傳臣辯誤以晉侯重耳為申生誠齋易傳後序誤以韓宣子為季札

文選陳孔璋為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跂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之名。豈即孟子所謂告子歟。

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今本作放踵。原注注無致至也三字。○何云孫宣公作音義時所見之本已作放踵。

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趾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宮。何云焯按此則晏子春秋非完書矣。

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趙岐注謂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注謂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王無咎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實汨之。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而伏生

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其說陋矣。說亦可存。

滕定公文公。按趙氏注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廩。元公弘。即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備參攷。

志曰。喪祭從先祖。注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愚謂邦國之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鄭書楚書秦記之類。

孟子疏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喜鄒忌鼓琴。安知與衆樂樂。愚攷之。史記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非宣王也。唯南郭處士吹竽。乃宣王時。見韓非內儲說。

說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

而載之覆以上衽叔向聞之曰景子為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
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
人乎此即孟子所言子產以乘輿濟人之事也叔向之時鄭無
景差當以孟子爲正

曾西注以爲曾子之孫集註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

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原注曾西之學於此可攷楚鬬宜

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

鄧暉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與

今孟子語小異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愚按書
大傳云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距冬

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
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
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頌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
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
坐於左塾云云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孝悌之
義當以是觀之

棄禮捐恥秦所以敗恥尚失所晉所以替恥之於人大矣

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
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此以孟子二章
爲一事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滴水李氏曰初北地郡屬魏後盡爲

秦并喪於秦不止七百里也。

圖云按魏無北地郡當作上郡正義云今郡綏等州也秦本紀惠文君十年魏納上郡十

五縣即魏世家襄王七年盡入上郡於秦事在孟子適梁後八年當梁惠王語時地止喪七百里。

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孟子無此語其在外書歟。

周子靜

原注端朝

為學官小司成襲蓋卿以守氣不如守約命題子靜

曰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著畧點晦翁注甚明豈可破句讀孟子。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金樓子曰曾生謂誦詩讀書

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

可乎斯言亦有所本。

何云宏詞人陋習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明委心之言

為非。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術即道也申不害以術治韓鼂錯言術數。

六字闕校抄本補

公孫弘謂智者術之原君子始惡乎術矣故學者當擇術

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以

為楊墨出於師商考之不詳甚矣朱文公曰莊周之學出於老

氏韓子始謂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以其

書之稱子方者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

見愚謂觀此一說則異端之學非孔門弟子傳流之差也。

圖云按史記儒林傳序知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故曰子夏之學有田子方田子方侍坐魏文侯自稱其師曰東郭順子為真人為天人正莊周所宗尚者安得謂非其傳流

昌黎語皆有本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又曰將處夫材與

不材之閒此子莫之執中也。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原注楊朱書唯見于列子。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父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

造文之意邪愚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

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為兼愛為我矣。何云言各有當董子不過謂自治宜嚴人不求備耳。

孟子引費惠公之言謂小國之君也春秋時費為魯季氏之邑史

記楚世家有鄒費邾莒戰國時以邑為國意者魯季氏之僭歟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禪學有體無用。何云乃指

仁之為本心非直指本心為仁也。

曹交注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

矣曹交蓋以國為氏者。

老泉三子知聖人汗論誤以汗字為句趙岐謂孟子知其言大過

故貶謂之汗下亦非孟子之意。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今無此語

孟子字未聞。何云趙氏題辭云然。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

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原注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傳子云子孟與

孟子正義云唐林謹思續孟子書二卷謂孟子七篇非軻自著乃

弟子共記其言與韓文公之說同。

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皆無之朱文公謂邵

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書不似疏。何云偽疏直取宣公音義之序稍竄數語豈有為之正義體大

力艱反僅同附贅者乎其人蓋兔園塾師之下者議論多依附王氏新學熙寧以後人也。今刊本趙岐注非全文偽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協韻者皆割絕趙注為之毛斧季從真定梁相公借得宋槧本影鈔者具在安得一好古之士重刊以復趙氏之舊也。

呂氏春秋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
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可以證孟子
引孔子之言

墨之治喪以薄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為喪法曰桐棺二寸制
喪三日蓋墨家託於禹也

好樂好勇好貨色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文帝好清靜故不
能用賈誼武帝好紛更故不能用汲黯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節義之俗成太宗誅一德
儒而諫爭之門闢信乎如風之偃草也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而失猶不得
也何云即集註中語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湯曰天吏尹曰天民
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聖之任闕云案孟子自云學孔子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熟之萑稗楊墨五

周云按言信立疏于說武為世術而天下貴利名說之暴通達而之考考字亦謂其且然況其後之君哉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為寶故曰諸侯之寶三

為天吏則可以伐燕於漢楚見之董公未說漢王之前以強弱角
勝負所謂以燕伐燕也三軍編素之後則為天吏矣仁義之言
齊梁以為迂闊者董公一言而漢楚之興亡決焉可謂豪傑之
士

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謂湯以七
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

呂氏春秋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
門太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可以證孟子
引孔子之言

墨之治喪以薄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爲喪法曰桐棺二寸制
喪三日蓋墨家託於禹也

好樂好勇好貨色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文帝好清靜故不
能用賈誼武帝好紛更故不能用汲黯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節義之俗成太宗誅一德
儒而諫爭之門闢信乎如風之偃草也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而失猶不得
也何云即集註中語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湯曰天吏尹曰天民

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聖之任圖云案孟子自云學孔子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熟之萁稗楊墨五
穀之螟螣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爲寶故曰諸侯之寶二

爲天吏則可以伐燕於漢楚見之董公未說漢王之前以強弱角
勝負所謂以燕伐燕也三軍編素之後則爲天吏矣仁義之言

齊梁以爲迂闊者董公一言而漢楚之興亡決焉可謂豪傑之
士

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謂湯以七
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

曰民爲貴

原注太史公以陳涉與湯武並言涉豈能爲湯武哉蓋楚漢間豪傑之餘論也

善推其所爲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也致堂曰心無理不該亡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痒痲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則潛天地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知百世之損益此言充拓之功也西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此言收斂之功也不闢則無闢不涵養則不能推廣

守孰爲大守身爲大有猷有爲矣必曰有守不虧其義矣必曰不更其守何德將嘆習曰入時愈深則趨正愈遠以守身爲法以入時爲戒可謂士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諸葛武侯謂漢賊不兩

立其義正矣然取劉璋之事可謂義乎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日無再中之理而新垣平言之

日無漸長之理而表充言之漢文

何云改後元

隋文

何云改仁壽

皆以是改元

漢文悟平之詐而隋文終受充之欺此存亡之判與

夫道一而已矣爲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爲儒而雜於異端者非儒也

堯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舜察於人倫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稱堯舜莫大於人倫此正人心之本原也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孟子謂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此言

也。

孺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攷之禹貢漢水東為滄浪之水則此歌楚聲也。文子亦云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古之士所以異於民也。蘇秦無二頃田而奔走游說豈所謂士哉。水心葉氏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

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已獨治不害為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

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

原注

文子亦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鹽鐵論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不同。閻云按鹽鐵論皆罪人也下有皆逢其意以順其惡句不宜漏。

民心之得失此興亡之大幾也。林少穎云民之思漢則王莽不能脅之使忘民之忘漢則先主不能彊之使思。唐與政云民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堯問其意一也。

利與善之間君子必審擇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幾善惡正邪

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否之間，材與不材之間，揚
莊之言私。

若將終身焉，窮不失義，若固有之，達不離道，能處窮斯能處達。

養心莫善於寡欲。注云：欲利也。雖非本指，廉者招福，濁者速禍，亦

名言也。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如守一，愚謂不如孟子之七

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也。

閻云：校真西山疏亦云：臣

竊謂仙經萬卷不若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靜壽之兩語。

呂氏春秋開春論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

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

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管子引神農之數，文子亦引神農之

法，此即許行所為神農之言歟。漢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

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商君所說。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譏其無儒，孔子順曰：秦為不

義，義所不入，其志如魯仲連。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

衰息。見陳後山談叢。岳州田鼠害稼，雍明遠曰：迎貓之祭不修

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范蜀公集。孟子有變置社稷，禮記有八

蜡，孰謂古制不可行於今乎？

求在我者，蓋性於己；求在外者，聽命於天。李成季曰：與其有求於

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呂居仁亦以

見人有求為非。

宿於晝水。經注云：晝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晝中也。

俗以澧水為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澧

原注或云當作畫後漢耿弇進軍畫中史記畫邑人王蠲通鑑

作畫邑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邵子之論秦曰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

商鞅富強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使秦民應敵於外

閻云案商

鞅四句出杜佑通典為君卿語

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於民秦焉得誘之

所謂仁義未嘗不利也

仁勝不仁如春融冰泮故曰仁者無敵

蓋大夫王驩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

趙氏春秋論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秋之也齊桓其作俑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謂其春秋而戰國之也晉定其作俑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

晉之韓趙魏其作俑也

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為權道豈知常

平蓋古澧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飢歲不發豈所

謂無常乎

何云班氏引孟子固謂壽昌之法有所自來止齋蓋即據傳贊駁顏注耳

陳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收如何記書遂閉門靜坐不

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書遂一覽無遺

原注前賢之讀書如此

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盛時以井牧

授田以鄉遂設教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士亦田野之秀民也不

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心矣故曰文武興而民好善

小學

爾雅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鼯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文選注引竇氏家傳以為竇攸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二說不同。

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文公曰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之

地愚按說文引爾雅曰西至沃國謂四極沃西極之水也原注府中切分

爾雅疏按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

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何云疑脫一不字已

皆弁于私也天帝后皇辟公弘廓宏溥介純夏懽冢啜販皆大

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實則無

相非也仁意篇述太平之事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正光照此

之謂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

泉其風春為發生夏為長贏秋為方盛冬為安靜四氣和為通

正此之謂永風何云此從闕此條冗雜校更考善本

爾雅疏引舍人云按經典序錄爾雅有犍為文學注二卷一云犍

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

白虎通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通典顏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則

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

姪唯施於姑舅耳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

見不及從母劉共父刊二程先生集改姪為猶子朱文公謂古

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為姪亦無云猶子者原注記禮者言猶己之子但云兄之

子弟之子然從俗稱姪亦無害於義理也闕云案顏氏家訓云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並

是對姑之稱晉世以來始呼叔姪余謂呂氏春秋黎正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先秦已稱兄弟之子為姪見於此

傅負版郭璞注未詳即柳子所為作蝮蚘傳者也原注西京賦戎葵懷羊爾雅蒐懷羊璞亦

曰未詳

陸璣為詩草木疏劉杳為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庭草木疏李

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乎多識也然爾雅不釋蒺藜

爾雅云按蒺藜璞注雖云未聞其實爾雅以蒺藜釋棘即上文之蒺藜璞注今繁縷或曰鷄腸草是也字書不見枿橙學者恥一

物之不知其可忽諸

檟苦茶注今呼早采者為茶晚取者為茗一名苻說文茗茶芽也

東坡詩周詩記苦茶茗飲出近世爾雅云案三國志韋曜傳曜初見禮異或密賜茶苻以當酒茶事見史始此

急就篇注牡蒙一名黃昏後山詩黃昏湯疑即此也

終軍之對鼯鼠盧若虛之辯鼯鼠江南進士之問天雞劉原父之

識六駁可謂善讀爾雅矣蔡謨不識彭蠡人謂讀爾雅不熟田

敏不知日及爾雅云按木槿花朝開暮落故名日及不知日及改為白及見宋史儒林敏本傳學之陋也

唐玄度十體書曰周宣王太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十五篇秦焚

詩書唯易與史篇得全逮王莽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

帝時王育為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三按說文多引王育說

如天屈西北為无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何云育之言大抵多不經

說文敘尉律試八體原注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及書隸書亡新使甄豐等改定古文

時有六書原注古文奇字篆書佐書書正義亦云秦有八體亡新六

書原注去大篆刻符及書署書加古文奇字藝文志謂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

學童以六體試之原注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律即尉律也六體非漢興之法

當從說文敘改六為八

急就篇長樂無極老復丁顏氏解為獨其子孫之役非也即參同

契所謂老翁復丁壯原注朱文公詩自慶樽前老復下黃庭經亦有此三字

董彥遠除正字謝啓何云明董斯張吹景集所載與其僚婿閱元衢合疏此啓甚詳其寔亦非異書也敘字學涉獵

該洽其畧云殘經不悟於郭亡何云莊二十四年本新序闕文徒存於夏有何云成

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虎多於六者何云顏氏家訓自乖其數書殘武殫

頌亂湯齊烏鳥混淆魚魯雜糅增河南之邑為雒滅漢東之國

為隋避上則臯不從辛何云說文始皇傳絕下則對因去口何云亦說文漢文事棗合

而棘氏微何云棗據傳足省而疎姓絕何云東晉傳定文於六穗之禾訓同於

導何云顏氏家訓分序於八寸之策執異為宗何云董疏北史徐遵明傳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

曲為之說其何云荀子不書立書肖而既謬國

名何云閔疏劉向戰國策序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為卷為端而遂乖服制何云玉藻朝日聽朔注及

正篆形誤偽何云此與誰正雲興之祁祁隸體散亡共守鸞

一不之信考毅曰三刀力州字之蓋一乃者所府其臨蓋州字據說文未見乃蓋九州字之蓋也故曰信會曰新折

白水即衣先武帝紀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淺文有字力故改力為衣或以供衣字文而白水真人據說文衣字象水後出成川形不之

上之這水也故曰字失部片相野合裁表誤而中書令時存疑書欲及今駭廣之而信曰一片大形片失非衣十兒言致生

以冰字偏而不類惟加車旁方始失其字形象射又較精等云非言作佛

四六三七事文類聚蜀何祗其井中畫桑以同占甚遠直一曰桑非井中之物今嘗移植然桑字四十八事恐不以此祇後世疑為

大字四八果平抄何祗事見孟部考舊傳何桑字從甲八說文從桑木不從十從八也故曰安取于桑秦始皇紀會稽碑供

四十九類係說文傳曰時律律局者熟之志元怡中微天下通十子者乃知各令記字於意中抄據取其有用者作訓義篇

凡十九類四十九疑作十九未知是也

舟二詞類氏家訓互注二詞舟詩云互之柜經是也今隸字持舟為日何作威中與平乃以舟在二詞為舟航字誤

內五日 董九年 晉後伐鄭十二月癸亥門廿三丙寅月戌寅滿于陰辰以此年辛酉月戌寅戌寅早主月十日疑因丙字內丙

為五字月為日字言改即不各五日癸亥去戌寅十一日以癸亥始改之類五日凡十五日也

彥遠有古文集類敘云孔安國以隸古易科斗故漢人不識古

急就篇長樂無極老復丁顏氏解為獨其子孫之役非也即參同

忍斤胃之... 上原注朱文公詩自慶博前老

馬不足一萬石君侍建... 虎多於六... 穴居事... 六穗之禾... 丁尾亂其... 也按說之丁字作小是子尾也故曰礼耳

也按說之丁字作小是子尾也故曰礼耳... 九禾三刀... 名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肯以齊為立... 為卷為端而遂乖服制... 日聽朔注及

義篆形誤偽... 誰正雲興之祁祁... 隸體散亡共守鸞

聲之鉞鉞... 鎖定銀鐺之各... 車改

金根之目知一束二縫之為來... 指一首六身之為亥郡章

立信救時惟正於四羊... 國史傳疑考義共惑於三豕... 傳會作九

禾之秀離析為三刀之州合樂之奏... 妄加文武之為斌... 太和初事

定經之名誤合日月之為易... 字失部居改白水真人之兆

書忘形象作非衣小兒之謠... 四十八安取於桑... 祇事... 三十七未

足語世... 書蓋已亡... 誤存舟二閒之為航... 安識門五日之

急就篇長樂無極老復丁顏氏解為獨其子孫之役非也即參同

契所謂老翁復丁壯原注朱文公詩自慶樽前老復下黃庭經亦有此三字

董彥遠除正字謝啓何云明董斯張吹景集所載與其僚婿閔元衢合疏此啓甚諦其寔亦非異書也敘字學涉獵

該洽其畧云殘經不悟於郭亡何云莊二十四年本新序闕文徒存於夏有何云成

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虎多於六者何云顏氏家訓自乖其數書殘武殫

頌亂湯齊烏烏混淆魚魯雜糅增河南之邑為雒滅漢東之國

為隋避上則臯不從辛何云說文始皇傳絕下則對因去口何云亦說文漢文事棗合

而棘氏微何云棗據傳足省而疎姓絕何云東晉傳定文於六穗之禾訓同於

導何云顏氏家訓分序於八寸之策執異為宗何云董疏北史徐遵明傳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

曲為之說其何云荀子不辭也皆如此丁尾亂真鉤須失實何云荀子不荷篇鉤有須書立書肖而既謬國

名何云閔疏劉向戰國策序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為卷為端而遂乖服制何云玉藻朝日聽朔注及

正義篆形誤偽何云此與篆形無與誰正雲興之祁祁何云顏氏家訓隸體散亡共守鸞

聲之鉞鉞何云說文鎖定銀鐺之各何云金銀借對謂定銀為銀也事見顏氏家訓又云新刻已改銀字車改

金根之目知一束二縫之為來何云說文指一首六身之為亥郡章

立信救時惟正於四羊何云馬援傳國史傳疑考義共惑於三豕何云家語傅會作九

禾之秀離析為三刀之州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為斌何云魏明帝太和初事

定經之各誤合日月之為易何云虞翻傳注字失部居改白水真人之兆

書忘形象作非衣小兒之謠四十八安取於桑何云何祗事三十七未

足語世何云三十七句梁父七十二家名雖具在尉律四十九類何云未詳董云四十

為閏何云襄九年伐鄭注學者徧觀異書而求其事之所出亦多識之一也

彥遠有古文集類敘云孔安國以隸古易科斗故漢人不識古

字開元又廢漢隸易以今文故唐人不識隸古。原注今按書序爲隸古定正義謂就古文

體而從隸以定之雖隸而猶古蓋存古則可慕爲隸則可識非謂隸書爲隸古也。○闕云按今按書序一段似王氏後自駁其說者。此爲常洋注。

宋景文公云蕭何自題蒼龍白虎二闕後世署書由何始說文扁署也。从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

夾深金石略云祀巫咸大湫文李斯篆愚按方氏跋詛楚文以爲

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亦謂當惠文王之世後百餘年東巡

泰山刻石則小篆非出於李斯。何云殆至斯而後成遂大行於世。

古器銘云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云正月乙子或云丁子

呂與叔考古圖謂嗣王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乙子卽甲子丁

子卽丙子世質人淳取其同類不然殆不可考曾子固謂古字

皆重出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

毛伯敦祝下一字劉原父以爲鄭曰文武時毛叔鄭也而呂與叔

以爲邠簋銘中上一字歐陽公以爲張曰宣王時張仲也而與

叔以爲邠周姜敦伯下一字歐陽公以爲罔曰穆王時伯罔也

而與叔以爲百古文難攷幾於郢書燕說。

博古圖晉姜鼎銘用斬綽縮眉壽伯碩父鼎銘用祈丐百祿眉壽

縮綽孟姜敦銘縮綽眉壽石湖云似是古人祝延常語愚謂漢

書安世房中歌云克綽永福顏氏注綽緩也亦謂延長。

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壠言孔子篆者

始見於此。

金石錄汲縣太公碑云晉太康二年得竹策之書其紀年曰康王

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蓋壽一百一十餘歲今按書顧命

云齊侯呂伋則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為齊侯矣

何云竹書不可據大率類此

潘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鄉官也說苑載鄉

官又有祭正亦猶祭酒也

秦詛楚文作於惠文王之時所詛者楚懷王也懷王遠屈平邇斬

尚而受商於之欺致武關之執非不幸也然入秦不反國人憐

之如悲親戚積怨深怒發于陳項而秦亡也忽焉六國之滅楚

最無罪反爾好還天人之理也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吁

秦詛楚邪楚詛秦邪

何云其行為言之也

徐楚金說文繫傳有通釋部敘通論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等

篇呂太史謂元本斷爛每行滅去數字故尤難讀若得精小學

者以許氏說文參釋恐猶可補也今浙東所刊得於石林葉氏

蘇魏公本也

說文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宋符瑞志鳳凰其鳴雄曰

節節雌曰足足然則爵即鳳凰歟

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于甕字皆章草檄云永初二年六月

丁未朔廿日丙寅朱文公答吳斗南書謂東漢討羌檄日辰與

通鑑長歷不同蓋指此也今攷通鑑目錄漢安帝永初二年六

月乙未朔

原注後漢紀五月有丙寅七月有戊辰恐當以長歷為正何云後漢紀二十字非側注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革旁行為書記顏氏注今西方胡國及南方

林邑書皆橫行不直下法苑珠林云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

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夾漈六書

略云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

韓文公曰。凡爲文辭。宜畧識字。杜子美曰。讀書難字。過字豈易識哉。李衡識字說曰。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孔光。張禹。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此可爲學者之戒。迂腐之論對之欲嘔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爲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真書。趙明

誠謂誤以八分爲隸。自歐陽公始。

原注。庾肩吾云。隸書八分之正書。張懷瓘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

千文云。杜彙鍾隸。王羲之傳。尤善隸書。何云。隸書似在八分之前。行書似在草書之後。郭氏五季人。未足據也。

康節邵子之父古字天叟。定律呂聲音。以正天下音。及古今文。謂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闢翕。呂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

星辰備焉。一剛一柔交。而金木水火備焉。一闢一翕。而平上去

入備焉。一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備焉。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應律

而音生焉。觀物之書本於此。謂闢翕者。律天清濁者。呂地先閉

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東

爲春聲。陽爲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銜凡冬聲也。橫渠

張子曰。商角徵羽皆有主。出於唇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口。以

兼五聲也。夾滌鄭氏曰。聲爲經。音爲緯。平上去入四聲也。其體

縱。故爲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音也。其體橫。故爲緯。

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豈所謂學在四夷者歟。司馬公以三

十六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爲二十圖。夾滌謂梵人長於音。所

得從聞入。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華則一音該一字。梵則一

字或貫數音

原注鳩摩羅什曰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八管弦為善凡觀國王必有贊德佛經中偈頌皆其式也

諧聲六書之一也聲韻之學尚矣夾深謂五書有窮諧聲無窮五

書尚義諧聲尚聲釋文序錄云古人音書止為譬況之說孫炎

始為反語

閻云按音書止為譬況三句出顏氏家訓○何云焯校韋昭國語注中閒有反音亦叔然同時人也攷古編謂周顒

始有翻切非也

隋陸法言為切韻五卷後有郭知玄等九人增加唐孫愐有唐韻

今之廣韻則本朝景德祥符重修今人以三書為一或謂廣韻

為唐韻非也鶴山魏氏云唐韻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

以三十先三十一僊

閻云親見吳彩鸞所書唐韻次第較鶴山亦不合

今平聲分上下以一

先二僊為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自真字而來愚攷徐景安樂

書凡宮為上平商為下平角為入徵為上羽為去則唐時平聲

已分上下矣米元章云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沈隱侯

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為二然後魏江式曰晉呂

靜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錄徵羽各為一篇則韻

分為五始於呂靜非自沈約始也約荅陸厥曰宮商之聲有五

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

學沈存中云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

何云米元章云以下當自為一條

潛虛以蒐為天古文也見廣韻而集韻不載

原注古文韻蒐字碧落文

廣韻言姓氏甚詳然充字有充虞

原注見孟子

歸字有齊歸

原注見左傳

其遺闕

多矣賁育謂孟賁夏育也廣韻以賁為姓

何云姓者音肥

古有勇士賁育

謬矣

顏魯公在湖州集文士摭古今文字為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以

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末尋源照之如鏡崇文總目僅存十六

卷今不傳

閩云按宋藝文志顏真卿韻海鑑源亦僅十六卷鏡為鑑避翼祖嫌名

韓非五蠹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說文云

自營為公背公為公

宋元憲寶翫佩觿三篇蘇文忠母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置篋中

晁以道晚年日課識十五字

夾漈謂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為字之母然母能生而子不能生誤

以子為母者二百十類

吳孫休自制名字以命其子武嬰劉夔因之及國何云及國二字闕所校皆字書所

無原注梁四公記亦然

隋志以蒼頡訓纂滂喜為三蒼說文繫傳以蒼頡爰歷博學為三

蒼并訓纂為四篇閩云按三蒼之名以隋經籍志為定蓋趙高所作爰歷篇胡母敬作博學篇并於李斯蒼頡篇已久而不復可別識矣訓

纂揚雄作滂喜賈勳作

急就篇沐浴揃搦寡合同莊子外物篇皆媵可以休老亦作揃搦

不字本方久反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本音箕原注夜如何其凡書之

其字皆點平聲原注攻魏集

李瀚蒙求以平聲與上去入相閒原注近世續蒙求者不知此攻魏云

經說

六經始見于莊子天運篇原注孔子曰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禮樂詩書易春秋為

六藝始見于太史公滑稽列傳原注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或云七經原注後漢趙典學孔子七

或以六經六緯為十二經原注莊子天道篇或以五經五緯

為十經原注南史周續之或云九經原注釋文序錄易書詩周禮儀禮記春秋孝經論語唐谷那律傳九經庫始有九經之名

樂經既亡而有五經自漢武立博士始也邵子定以易書詩春秋為四經猶春夏秋冬皇帝王伯

漢藝文志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故無訓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白虎通云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二說不同然五經兼五常之道不可分也

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酺云本傳作五此云一事則合于文則改○何云非改也今所見者誤本耳之漢史文帝時申公韓嬰皆以詩為博士原注所謂魯詩韓詩五經列于學官者唯詩而已景帝以轅固生為博士原注所謂齊詩而餘經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博士儒林傳贊曰武帝立五經博士書

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詩

已立於文帝時今并詩為五也閻云按孟子題詞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

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朱子謂此事在漢書無攷余謂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孝文皇帝尚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非岐說之所本乎第史文不備耳

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晉裴頠唐開成中唐

玄度後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廟御書原注

後蜀石經於高祖太宗諱皆缺畫唐之澤深矣

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鏡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按文粹劉禹

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為司業始詳定

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序以參為文宗時誤矣參所定乃

書于壁非鑿石也何云今關中有石刻五經文字宋時權場中無模本耳舊史紀云開成二年十

月癸卯宰臣判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會要載是年八月覆定石經字體官唐玄度狀今所詳覆多因司業張參五經字爲準藝文志參有五經文字三卷玄度有九經字樣一卷文宗時是正訛文乃玄度非參也。

皇覽冢墓記曰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愚謂儒以詩禮發冢莊子譏假經以文姦者爾乃欲發冢以求詩書漢儒之陋至此。

歐陽文忠公筆說云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識其真僞當攷所出。

艾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此卽象山六經注我之意蓋欲學者於踐履實地用功不但尋行數墨也。

虞溥厲學

閻云按晉虞溥傳學徒既至溥乃作誥以獎訓之厲學當名曰學誥

曰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學

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知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爲智不勤教無以爲仁愚謂此皆天下名言學者宜書以自儆。

文中子言聖人述史三焉書詩春秋三者同出於一陸魯望謂六籍之中有經有史禮詩易爲經書春秋實史耳

原注舜臯陶之賡歌五子之歌皆載於書

則詩與書一也文中子之言當矣

王微之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船見陸農師詩注

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揚子林所寫萬

卷至於白首南齊沈麟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表

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

經史莊老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中箱中後魏裴漢國云按後魏書無裴

未益州始有墨板漢當作後周借異書躬自錄本其勤與編蒲緝柳一也國史藝文志唐

書後唐詔儒臣田敏校九經鏤本于國子監國初廣諸義疏音

釋令孔維邢昺雋定頒布

春秋正義云傅咸為七經詩王羲之寫今按藝文類聚初學記載

傅咸周易毛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詩皆四言而闕其一

鄭康成注二禮國云按二禮亦謂周禮禮記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孝經

說皆緯候也河洛七緯合為八十一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

別有三十篇七經緯二十六篇易緯何云稽覽圖乾鑿度坤靈

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何云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

命驗運期授詩緯何云推度災汜歷樞舍神務禮緯何云含文

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何云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徵孝經緯何云

凡援神契鉤命決春秋緯何云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

感精符合誠圖攷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

說題辭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讖在七緯之外按李尋有五經六

緯之言蓋起於哀平至光武篤信之諸儒習為內學隋焚其書

今唯易緯存焉正義多引讖緯歐陽公欲取九經之疏刪去讖

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

行何云魏書孝文帝太和元年春正月戊寅詔圖讖祕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至隋而江左之緯書皆盡

朱文公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為下愚考之隋志

王弼易孔安國書至齊梁始列國學故諸儒之說不若詩禮之

詳實閻云按朱子又謂儀禮疏不甚分明余謂左氏疏雖詳亦畧

司馬文正公曰新進後生口傅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

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

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

可束之高閣朱文公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

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

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何云溫公以記誦言朱子以為學言

宋符瑞志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曰孝經四卷春秋

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矣原注見援神契是以聖人為巫史也緯書謬

妄而沈約取之無識甚矣何云宏詞人乃有此言

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

空王之也董仲舒對策云見素王之文賈逵春秋序云立素王

之法鄭玄六藝論云自號素王盧欽公羊序云制素王之道皆

因家語之言而失其義所謂郢書燕說也莊子云玄聖素王之

道祥符中謚孔子為玄聖後避聖祖名改至聖

自漢儒至於慶曆閒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何云劉而原父作

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古之講經者執

卷而口說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閒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閻

按陸佃傳崇政殿說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先一夕進彙孫游渭南集按實錄元祐五年二月邇英殿閣講畢無逸篇詔詳錄所講以進今後具講義次日別進是哲宗又嘗申命之講義果始農師矣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為支離曼衍之

詞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陸

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

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何云歐陽修毀周禮何云歐陽修

疑孟子何云溫公李觀譏書之肩征顧命何云蘇軾黜詩之序何云晁不難於議

經況傳注乎斯言可以箴談經者之膏肓經學之心也子越和可嘆也朱蔡尤甚

西山先生大學衍義後序謂有進姦言於經幄者嘗以問西山之

子仁甫荅云講易乾之文言知進退存亡為姦言以罔上

秦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亡魯郊禘秦僭時而禮亡大夫肆夏

三家雍徹而樂亡何云秦誓魯頌孔子存之于經安得謂詩書由此而亡哉魯頌猶可曰孔子魯臣不容不存若秦則何所回互是未可輕

于立論

法言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

養三年而通一藝蓋劉歆七略取法言之語

困學紀聞卷之八

後學 汪 垕 校刊

--	--	--	--	--	--	--	--	--	--	--	--	--	--	--	--	--	--	--	--	--



